

## 一篇多物種遭逢的故事—— 十九世紀倫敦史密斯菲爾德活畜市場 搬遷爭議

李鑑慧\*

倫敦史密斯菲爾德活畜市場有著中世紀起源，位於倫敦中央舊城區。自十九世紀，每年百萬牛羊匯聚於此，完成拍賣，再被驅往各私宰場，供應全倫敦肉品需求。歷經數十年爭議，1855年，這個世界最大活畜市場吹響熄燈號，另一座新市場於北倫敦取而代之。本文呼應「後人類轉向」，採取多物種視角，聚焦於市場內外人群與其他動物的交遇與連結以解析搬遷爭議。相對於過往研究將搬遷視為現代化都會「排除」動物之舉並有害動物利益，本文提出搬遷爭議正源自其間繁複之多物種性，而其解決也端賴此時人們對於多物種需求與利益之滿足，包括人類與牛羊。文章首先審視牛、羊、豬、狗、人等間的繁複交逢，如何促成結構運作並創造彼此存活環境；接著分析系統鞏固與鬆動因素，包括自由貿易傳統、利益團體、公衛、食安、交通與動保論述，以及來自動物的能動性等，如何促使系統重新布署並創造出一個權宜的多物種共存新結構。本文視此爭議及其解決為維多利亞時代人們在多物種共存上的一項嚴肅嘗試，並期待這貼近時人所見之多物種關照，在揭露歷史中多物種生存境況之同時，亦能做為今人持續回應多物種共存危機的歷史參照與資產。

關鍵詞：史密斯菲爾德活畜市場、動物史、多物種敘事、經濟動物福祉、維多利亞時期倫敦

---

\*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後人類轉向」(the Posthuman turn)下的史學視野更新

步入二十一世紀，「人類世」(Anthropocene)危機迫切召喚著知識界的回應與自我革新。在「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批判下，人本主義種種圭臬也成為檢討對象。<sup>1</sup>做為人文主義的重要學術根基，史學亦難辭其咎，同為被檢討的對象。其中所受最根本詬病，毋寧為其無論在研究視野或關懷上的物種排他性——「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以及繼之於「自然」與「文明」間所做出的意識型態區隔。在這傳統思維框架下，歷史往往僅為「單物種」敘事，錯失了多物種共存之世界真實境況；亦因「人類乃超越於自然萬物」之虛擬分界，排除了人以外物種於歷史中的經驗、角色乃至轉變歷史的力量。兩者交相作用，除

---

<sup>1</sup> 「人類世」為地質學界所提出的新地質年代，由克魯岑(Paul J. Crutzen)和斯托默(E. F. Stoermer)於2002年首發先聲，凸顯第一次工業革命以降人類對地球體系的重大破壞，包括大規模物種滅絕。「後人類主義」(或稱「後人文主義」)則具多股推動力量，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慧、環境危機，以及動物處境等。其思想源流與理論意圖亦多元，但其中一個主要關切，在於促使人類察見科技與環境新世代中人類真實生存境況，並於本體論與認識論層次重新檢討傳統人類之自我形象與世界建構，並進而謀思生存新對策。當然此一用詞仍有其爭議性，如常被認為從事後人類主義式批判的哈洛威(Donna Haraway)，即並不偏好使用此詞。「人類世」與「後人類主義」簡介，參閱 Morten Tønnessen, Kristin Armstrong Oma, and Silver Rattasepp eds., *Thinking about Animal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Lexington, 2016); Cary Wolfe,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2013); Richard Grusin ed., *The Nonhuman Tur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Libby Robin and Will Steffen, "History for the Anthropocene," *History Compass* 5:5 (July 2007): 1694-1719.

了創造出浩瀚充棟之以人類為唯一主角的大寫「文明故事」、「進步故事」、「理性故事」、「科學發展故事」，更也使得史學面對當今多物種共存危機，除了做為思想結構共犯，也失去基本回應能力。<sup>2</sup>

於這波檢討浪潮中，幾項知識上的道德誠令紛紛被提出。一是正視人為所致、威脅到所有物種存續之問題如物種滅絕、全球暖化、水土汙染、雨林破壞等；次則是重新調整知識框架，重構知識內涵，以求面對當世生存危機與挑戰，「與麻煩共存」。<sup>3</sup>針對後者，許多學者也不謀而合地倡議著幾項知識論轉變：一為擴大過往知識探索框架，納入非人因素，如生物、物質、身體或科技；二是追溯連結，廣泛考察人與非人因素間的彼此關連。他們指出，唯有擺脫人類中心所致之偏狹，看見人以外之物及其彼此關係，我們方能真實認知、正確解釋、進而轉變世界。「製造親族」(making kin)、「建立連結」(making connections)、「尋覓遭遇」(tracing encounters)以重建一種涵括多物種、多元素關連之世界認識，也成為關切全球生存問題之學界群體的迫切口號與學術實踐起步。<sup>4</sup>而在重獲學界正視的眾多「非人」元素中，「動物」又因其特殊的生命本質、與人類之繁複糾纏乃至同生共死關係，以及從中衍生出之倫理問題，成為別樹一幟之學術領域，於過去數十年間，發展出所謂「人與動物關係研究」(human-animal studies)、「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或「多

<sup>2</sup>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40;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sup>3</sup>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sup>4</sup>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35; Adele Clark and Donna Haraway, *Making Kin Not Population*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18); John Law,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Bryan S. Turner (Oxford: Blackwell, 2009), 142.

物種研究」(multi-species studies)。「多物種關係」也繼階級、性別、種族、國族關係等重大學術關切，成為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新興考察對象。相應地，在歷史書寫上，從事「多物種敘事」(multi-species narratives)以及建構「多物種過往知識」(multi-species knowledge of the past)，也成為現世危機中的史學新任務。<sup>5</sup>無論在安清(Anna Tsing)等學者所呼籲建構的「求生於受傷地球之技藝」(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sup>6</sup>或是於拉圖爾(Bruno Latour)所謂的「共存之科學」(a science of living together)中，史家說故事之技藝總是切切被召喚著，史學於物種連結工程上所可能帶來的豐厚經驗與意識改造，更被視為在這受傷地球上尋求「多物種共榮」(multi-species flourishing)可能性的一項資產、一線生機。<sup>7</sup>

本研究位處「人類世」時空位置，亦受「後人類主義」反思浪潮啟發。它同感人類中心主義之為今世危機癥結；亦相信若欲真實掌握世界之多物種生存境況，並進而回應之，揚棄單物種理解與敘事框架乃是史學當務之急。如同哈洛威(Donna Haraway)所言：「我們需要夠大的故事，才能收攏世界之複雜性並同時保持開闊邊界，渴求超乎意想的新、舊連結。」<sup>8</sup>一個敏察多物種交纏的歷史，除了有助史學之「求真」，更能發揮現實效應、回應生命危機。在這工作上，本研究呼應多物種研究與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 ANT)所提出的兩項

---

<sup>5</sup>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9.

<sup>6</sup> 書名為 Anna Tsing, Heather Swanson, Elaine Gan and Nils Bubandt eds.,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of the Anthropoce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sup>7</sup>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2, 29, 41; Anna Tsing, et al. eds.,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M8, M10.

<sup>8</sup>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101.

最基本方法，一是盡力追隨所有物種行動者；二是建立連結。本文將排除獨尊人類之史學敘事框架，讓所有對事件帶來影響的行動者浮現，特別是人以外之物種，並追尋其各自開展之世界。<sup>9</sup>在世界乃由「關係」所構成的認識論下，筆者也將致力尋找所有行動者間的連結(associations)、交遇(encounterings)與糾纏(entanglements)。如哈洛威所強調，「建立連結本身即為方法」，而這連結，可以交錯於物質與符號世界，更也存在於多物種間。<sup>10</sup>這基本方法亦進一步連結了幾項知識論傾向，首先，它肯定歷史認識須由地方的、機遇的、特定脈絡下的細節構築而起；任何先驗的預設通則與大敘事對此工程反為干擾。<sup>11</sup>其次，它不視權力為無須解釋的結構之因，而是眾關係配置下的效應(a function of network configuration)，仰賴不同行動者各依其目的配合維繫；理解權力結構之維繫與瓦解，也因之無法迴避考察多元異質角色間的網絡式連結。<sup>12</sup>是以本研究整體迴避慣見於物種研究中之通則套用，以及對於權力結構的籠統指認；除了回歸特定時空脈絡，也分析那支撐與鬆動權力結構的交錯因素。<sup>13</sup>

<sup>9</sup>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142, 12, 23.

<sup>10</sup> Donna Haraway,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sup>®</sup>\_Meets\_OncoMouse<sup>TM</sup>: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8, 2nd ed.), xxxvii; John Law,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146.

<sup>11</sup>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137.

<sup>12</sup> John Law,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146; Bruno Latour, "The Power of Association,"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hn Law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264-280;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83, 68, 85, 98.

<sup>13</sup> 然而，本文即便多受行動者網絡理論部分思想啟發，卻並不將之視為「理論」予以「套用」，而是呼應行動者網絡理論學者羅(John Law)所言，僅將之視為一個可供介入世界關係及講述相關有趣故事的工具箱，參閱

在以上方法論與知識論引導下，本文考察英國倫敦史密斯菲爾德活畜市場(Smithfield Livestock Market; 後簡稱為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所引發的爭議與搬遷始末。這個英國最大活畜市集位於倫敦舊城區，有著中世紀起源，然至十九世紀，其各項承载力已不堪所荷。自十九世紀初，民間抗議迭起，揭露衍生其中之動物保護、公共衛生、食品安全、都會交通規劃等叢生問題。至 1840 年代，爭議更為甚囂塵上，引發媒體輿論廣泛介入，其中又以兼具全國性與首都地方性之《泰晤士日報》(*The Times*)以及狄更生(Charles Dickinson, 1812-1870)所辦之《家常話》(*Household Words*)促遷最力。面對各方輿論壓力，英國國會也分別於 1828、1847、1849、1851 年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針對市場現況展開調查。1855 年，在各方因素作用下，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終於歇業，轉由另一座新市場——「都會活畜市場」(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Islington)——取而代之。

由於兼具實質重要性與象徵意涵，也因晚近對於動物議題之重視，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這場歷史性搬遷並不缺乏當代研究者。然而，現行研究因受特定研究框架影響，存在部分共通問題。近年相關研究多混用了以下理論或分析模式以處理這個重大都會發展議題：現代化理論中的「人與自然區隔論」、<sup>14</sup>埃里亞斯(Nobert Elias, 1897-1990)的文明

---

John Law,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141-142.

<sup>14</sup> 關於此論點之批判，參閱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Jennifer Wolch and Jody Emel eds.,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London: Verso, 1998); Annabelle Sabloff, *Reordering the Natural World: Humans and Animals in the C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Peter Atkins,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2); Kathryn Gillespie and Rosemary-Claire Collard eds., *Critical Animal Geographies: Politics, Intersections, and*

進程論、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身體規訓理論，以及地理學對於空間之「排除」與「納入」的分析等。如喬伊斯(Patrick Joyce)視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為「抹煞身體性」與「規訓動物性」這當代都會形構歷程之一環。<sup>15</sup>菲羅(Chris Philo)則倡議使用排除／納入概念分析城市中的人獸關係，認定「活畜與其身體血污穢物之逐出城市空間」為改革目的。<sup>16</sup>特哈尼(Christophe Traïni)引用文明進程論，同樣預設「動物性」與「動物穢物」於公共空間中的掩蓋為歷史發展通則和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目標，進而否認改革者對動物受苦的關切。<sup>17</sup>吉爾(Ted Geier)則再度複製了遮蔽與排除說，視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為動物於城市中的抹除，與一場更大結構預謀，因為它帶來的不是動物保護，而是對於動物死亡更有效率的經營。<sup>18</sup>

整體而論，這類時興敘事往往預設了一個「反身體」、「反動物性」之都市化與現代化歷史進程。動物身體、血汗、生物性表現，乃

---

*Hierarchies in a Multispecies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5).

<sup>15</sup> Patrick Joyce, *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 (London: Verso, 2003), 82, 88.

<sup>16</sup> Chris Philo,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Notes on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in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51-71; Chris Philo,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in Rhoda Wilkie and David Inglis eds., *Animals and Society: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I,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Human-Animal Interac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7), 185-220.

<sup>17</sup> Christophe Traïni, *The Animal Rights Struggle: An Essa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Leide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17-27.

<sup>18</sup> Ted Geier, *Meat Market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loody Lond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88. 吉爾詮釋的最大問題，在於混淆了活畜拍賣與屠宰兩個環節，將新建之市場呈現為兼具屠宰功能並大幅著墨於屠宰環節，然而由於新市場所附設之公立屠宰場甫建立即遭閒置，從未撼動倫敦私宰場結構，是因其加速死亡效率之說實難成立。

至屠宰過程皆為「現代都會」或「現代性」所不容，它們的抹煞也就成為研究者所預設之歷史發展目標。但是弔詭地，儘管此些研究多半不忘批判人類對動物的結構性支配，但在假定「抹煞動物」乃至「反動物」為時人改革目標之同時，它們往往輕忽了時人強烈的動保關懷，也失察他們與動物間的真實交遇、複雜連結，以及對於動物的細緻倫理考量。在這些故事中，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之搬遷也仿如一則「黑暗寓言」或「歷史預謀」，因為它被認為帶來的並非實質益處，而是一個「去自然」的現代世界，以及更具效率的動物支配體系。

在考察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爭議的這項工作上，本文亦期能藉其特殊取向，免除現行研究之問題。首先，它回歸特定歷史時空與殊例，不讓預設通則——如現代性進程——排除歷史殊異性。其次，它以多物種視角，開放性地考察歷史的多物種性與多物種共存實況，而非先驗地假定動物之受遮蔽與遭排除。此外，它不預設來自人類的全能與黑暗支配，也不將權力結構視為「解釋物」(explanans)，而是「待解釋物」(explanandum)，力圖分析支撐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這權力結構的糾葛因素，包括對於動物福祉之考量以及非人類行動者之影響力。受此方法論與知識論引導，於行文策略上，文章首先辨識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為一個多物種交遇場域，進而檢視當中主要動物物種間的連結與糾纏。文章並將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視為一個整體結構，運用國會討論紀錄、歷次調查報告、媒體報導、改革團體文獻、創作性文學等多方文獻，<sup>19</sup>考察促成結構「穩固」與「鬆動」之主要因素：前者包括有自

19 在有關動物經驗與能動性的考察上，儘管動物本身未以論述形式留下歷史記載，其身影卻仍廣泛存於文字、圖像、影音、物質性等各類性質史料中。本研究所使用之眾多原始史料，包括國會紀錄、媒體報導、動保團體文獻、文學作品等之中的動物突出身影正為例證。這類史料儘管出於人類之手，為人類有意或無意之記載，卻仍不失為重建動物經驗之珍貴憑藉。關於動物研究



由貿易傳統與利益團體；後者涵蓋公衛、食安、交通與動保論述，以及來自動物的能動性。本文最後指出，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爭議正源於肉品供應結構各環節所涉及之繁複物種糾纏，但也正是透過對於多物種糾纏之辨識與回應，國會最後做出搬遷決議，帶來市場結構於內外空間上的重新布署、另地再起。換句話說，「多物種性」與「多物種交纏」不但是這場歷史爭端之源，更也為其解決所端賴之認識。是以若欲理解這英帝國首都肉品供應結構的穩固與脆弱、存續與搬遷，我們也不得不敞開歷史視角，視倫敦為一個人類與其他動物不斷互動而形構出之「人獸」(Anthrozootic)空間，並歡迎這歷史舞臺上的所有物種一同共舞，講述一段有關人、牛、羊、犬、馬於行動上、身體上、氣味上、聲音上與各類符號上的糾纏故事。<sup>20</sup>

---

的文獻使用方法論問題，參閱 Susan Nance ed., *The Historical Anima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75-130; Susan J. Pearson and Mary Weismantel, "Does 'the Animal' Exist?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Life with Animals," in *Beastly Natures: Animals, Hum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edited by Dorothee Brantz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0), 17-37; Erica Fudge, "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 in *Representing Animals*, edited by Nigel Rothfel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3-18.

- <sup>20</sup> 城市做為一種人獸空間概念，參閱 Scott A. Miltenberger, "Viewing the Anthrozootic City: Humans,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in *The Historical Animal*, 262-263. 共舞概念呼應哈洛威之呼籲：「我們必須介入、必須舞蹈——本體上的舞動，如果我們將與彼此在麻煩中同生共死」，Donna Haraway and Cary Wolfe, "Companions in Conversion," in Donna Haraway, *Manifestly Harawa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224.

## 二、史密斯菲爾德活畜市場做為一個多物種遭逢場域

十九世紀中期的倫敦是全英最大城，擁有約 250 萬人口，佔全英人口的 1 / 8。隨著英國自十八世紀下半期以來的經濟起飛，倫敦人口的平均肉食量也大幅增加，由 1750 年的 70 磅，倍增至 1850 年的 122-153 磅。以實際頭數計，至 1853 年，年食用牛隻約為 28 萬頭，羊則高達 160 萬頭。<sup>21</sup>做為英國肉品供應結構之一環，這不斷攀升的肉品需求，主要即透過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完成拍賣，並再透過屠宰與肉商販售，提供給倫敦家戶。<sup>22</sup>而在這大英帝國鼎盛時期，史密斯菲爾德的貿易規模不僅冠居全英，更也領先全球，超越分居二、三位的北京與巴黎。

無疑地，這龐大市場結構，當可象徵人類對牛羊等經濟動物的巨大權力支配。市場中的牲畜無論如何，終將成為人類俎上肉、任人宰割。當然，如果我們的任務僅止於點出這層簡單支配關係，這個故事或可就此打住。一言以蔽之，市場一切發生皆為人類需求使然；人類為支配者，動物則為受害者。然而，如同歷史中的不同人群，儘管看似處於各式支配結構之中，一切交遇、關連以及回應，仍是造就了彼此生命經驗、事件發展與系統狀態。依此視之，做為眾行動者交遇與

---

<sup>21</sup> Ian MacLachlan, "A Bloody Offal Nuisance: the Persistence of Private Slaughter-Hou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Urban History* 32:4 (August 2007): 228;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800-1855*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45-46. 英人好食牛羊而少食豬，豬的農業重要性因此不大，再加上豬主要仰賴更為地區性的供應網絡，是以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販售量不大，本文探討也因之侷限於牛、羊兩物種。

<sup>22</sup> 1828 年，倫敦活畜與肉品大盤批發供應比例為 10:1，但是這個比例隨著 1840 年代火車之用於肉品運輸而有轉變，Ian MacLachlan, "A Bloody Offal Nuisance," 234.

互動下的產物，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爭議與最終搬遷，自然也非單由人類一手支配與決定。若欲正確理解系統狀態與其間行動者關係，我們也不得不首先回歸眾物種所共築之交織網絡、共創之生活，以及當中所衍生的種種問題與彼此交互關係。

### (一) 牛羊與趕集人

做為「世界首都之市場」，<sup>23</sup>史密斯菲爾德自詡吸引了全國與全球最優秀牲畜。早期牲畜主要來自蘇格蘭與威爾斯，1840年代在實施一系列農業自由貿易政策後，歐陸各國的牛羊豬亦加入行列，且比例逐年提升。<sup>24</sup>這來自帝國四方的成群牛羊，由內部出發的，早期必須餐風露宿，在農人所聘用的鄉村趕集人(country drover)引領下，行經數百英里路程，經數周、甚至逾月才抵達。抵達之際，若無蹄腳之傷，往往亦已形骸消瘦、體重大減，所以會先被送往倫敦近郊休憩區(liar)，待飽食休憩並再度養肥後，才邁向市場。1830年代，蒸氣科技先後將動物帶上了輪船與火車，為牠們縮短了不少路程。<sup>25</sup>不過儘管少了徒

<sup>23</sup> 用詞出自 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Household Words* (4 May, 1850): 123.

<sup>24</sup> 1871年，87.5%的英國食用肉來自本土，5.6%來自進口活畜，餘則來自進口肉品。倫敦的進口活畜比例一般高於全國平均值，於1890年前已達半數。參閱 Richard Perren, *Taste, Trad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eat Industry since 1840* (Aldershot: Ashgate, 2006), 60; Richard Perren, *The Meat Trade in Britain, 1840-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152.

<sup>25</sup> 1849年，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牛羊已有半數仰賴火車運輸，1854年，輪船與火車仰賴總比例達2/3，參閱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6), 118, 242-243;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92.

步的漫長艱辛，輪船與鐵路運輸同樣帶給動物巨大身心挑戰。擁擠貨艙、顛簸路途、海上風浪、碰撞擠壓、長時間無飲食與良好通風等，都以不同方式作用於畜群身心，也影響了牠們在史密斯菲爾德系統中後續的行為反應。

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牛羊交易日在週一與週五，其中又以週一交易量最大。故以週一為例，所有遠來牛羊於城郊休憩區休息不等時間後，會一同在週日夜間踏上前往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最後一段路。此時牛羊的同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sup>26</sup>也轉為另一組人馬——畜商趕集人(*salesmen's drovers*)。

相較於鄉村趕集人，倫敦趕集人為畜商所雇用，熟知城市道路，也領有倫敦市所發的趕集執照。他們的系統任務較短，挑戰卻大不同，須將牲畜由城郊休憩處趕至市場，至交易結束即告完成。然而，他們與牛羊間的交通，正是市場核心爭議之一。

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起源於十二世紀。原先位於倫敦城外，但是隨著城市擴張，逐漸盤踞道路蜿蜒狹窄的舊城區中。在這含道路面積僅約 6.5 公頃的市場中，至 1840 年代，平均每日交易頭數牛已達牛 4 千頭、羊 2 萬 5 千頭、豬 1 千頭、小牛 5 百頭。<sup>27</sup>於秋冬貿易高峰期，單日最高交易量更可達牛 5 千頭、羊 4 萬頭。<sup>28</sup>再加上匯集結構中各

<sup>26</sup> 此處借用哈洛威用詞，意指彼此必須相互仰賴、相互賦能、彼此回應方能共同生存、相互化成 (*becoming with*) 之物種，參閱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10-16;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sup>27</sup>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28.

<sup>28</sup>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ithfie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1847* (以下簡稱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7), 375.

具角色的二足動物——趕集人、畜商、屠夫、銀行員，以及周邊居民和商家，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可謂一個不折不扣的高密度多物種遭逢場域，更堪稱萬頭攢動的城市「動物奇觀」(animal spectacle)。<sup>29</sup>

在這空間極度有限的交易結構中，牛羊與趕集人第一項任務——就位——本身即充滿了障礙。頂著低垂夜幕與閃爍火把，上萬頭不明就裡的動物在趕集人驅使下，首先必須違反本能地簇擁推擠，穿越舊城區陌生與狹隘的街道以進入市場。抵達市場後，人畜的進入、就位與安頓也同樣困難重重。在這過程中，又以「畜圈」(ring droves)和與之連結的物種間暴力構成最大爭議點。

傳統活畜市集多建有繫欄。倘若空間充分，牛羊繫縛其中，交易即可展開。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亦有收費繫欄，但隨著貿易增長，早已嚴重不足，也因之自十九世紀初，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內即形成一個獨特的繫留動物方式——「畜圈」。<sup>30</sup>畜圈是一個以牛頭為圓心、牛臀向外的圈形結構，約以 20 頭牛為一圈。在自然狀況下，牛隻多會極力抵抗如此身體排列；空間上的緊迫，牛角的彼此戳刺勾套都引發抵抗之因。但是趕集人為了使牛隻就位，達到對「動物本能的完全征服」，也只能使出渾身解數並「藉助野蠻暴力」。<sup>31</sup>時人描繪為了讓牛隻入圈所施加的虐待，無論是棍棒毆打、棒刺或扭尾，皆如同「人行道上的石子」般隨處可見。<sup>32</sup>

待牛隻入圈後，在高壓狀況下，迫使動物長時間安於其位也非易

<sup>29</sup> 用詞來自 Takashi Ito, "Loc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sibil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in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190.

<sup>30</sup> 1840 年代，牛隻繫留空間經擴增可容納近 3 千頭，但此時單日平均交易數量已達 4 千，參閱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239.

<sup>31</sup> "Smithfield," *The Leisure Hour* (16 March, 1854): 174.

<sup>32</sup> 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122.

事。趕集人通常持續訴諸暴力，彼此間更如利益共同體般緊密合作——「公牛只要企圖往後移步，腳踝或腿就會遭毆打與棒刺，立即受遏制；如果企圖抬頭，十多隻棒棍就會齊下，直到牛頭再度低垂。」<sup>33</sup>

在羊隻部分，因繫欄之同樣嚴重不足，許多羊群根本無從進入市場，只能滿溢周遭街道，身陷交通凶險。即便進入者亦難擺脫各類傷害。牠們通常坐臥不得，並常因空間簇擁而被迫向上堆疊。在雨天，浸濕的羊毛容易蒙住其他羊隻臉鼻導致窒息，一隻羊的窒息與浸濕則又會啟動骨牌效應。<sup>34</sup>加上市場的排水不佳與滯留動物排泄物，堆疊浸透於穢水中的羊隻仿如「冒著熱氣的糞堆」，進一步構成人畜流動的障礙。<sup>35</sup>趕集人為了通過這些無法動彈的「糞堆」，除了以暴力開路，有時乾脆踩踏而過，不惜斷腿或瞎眼。<sup>36</sup>最後，不堪一切遭逢灘死地面或溝渠中的羊隻，自然也只得等待市場清空，才由推車載走。<sup>37</sup>

此外，動物亦有飲水之需，但市場長年缺乏供水系統。在這狀況下，牛羊也只能被迫喝著地面充滿排泄物的汗水，並因飢渴而發出比平時更為淒厲的叫聲。<sup>38</sup>

至於那無一刻閒的趕集人，因其底層身分、施暴者角色以及與動物之連結，往往背有負面社會形象，甚或被「獸化」。但是，他們在

---

33 "Miscellaneous. Smithfield Market," *The New England Farmer, and Horticultural Register* (13 March, 1839): 288.

34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47, 40.

35 Clericus, *The Question of Smithfield Market Fully Considered* (London: W. Clark, 1837), 9.

36 Clericus, *The Question of Smithfield Market Fully Considered*, 9.

37 "Smithfield," 175.

38 John Bull, *An E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Smithfield Cattle Market, and the Dead Meat Markets of the Metropolis*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8), 13-14; *RSPCA Annual Report* (RSPCA Archives, Horsham), 1853, 38.

結構中的角色絕不輕鬆。小說家與社會改革者狄更生即曾替之發聲道：「要將 100 頭羊趕入只能容納 70 頭羊的空間中，他們必須殘酷。且殘酷作為也是駭人地高度消耗體力的。我常見到趕集人癱倒於門階。他們沒一個能長命。」<sup>39</sup>

## (二) 狗與牛羊

市場中的遭逢不僅存於人獸間，也存於獸與獸之間。牧犬與牛羊因其各自結構角色，同樣遭逢於此。牧犬角色一如其主人，「對於市場[空間秩序]之安排，是個不可或缺的行動者」；且「很清楚地，少了牠的服務，沒有任何配置得以結合」。<sup>40</sup>

擔當牧犬的狗，品種不一，常見的有蘇格蘭長毛牧羊犬以及較為兇猛的大型混種犬。不過短腳的科基犬(Corgi)因為體型矮小能貼地而行，恰可避開牛角戳刺與拋擲，也受趕集人偏愛。<sup>41</sup>

---

<sup>39</sup> 斜體為原文強調，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123. 關於狄更生於新聞寫作和小說中對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與其他動物倫理議題的探討，參閱 Ronald D. Morrison, "Dickens, Household Words, and the Smithfield Controversy at the Tim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in *Animal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ntexts for Criticism*, edited by Laurence W. Mazzeno and Ronald D. Morris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42-64; Jennifer McDonell, "Dickens and Animal Stud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arles Dickens*, edited by John Jordan, Robert L. Patten, and Catherine Wa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550-565.

<sup>40</sup> "The Sketcher in London: The New Cattle-Market," *The Leisure Hour* (21 February, 1856): 123.

<sup>41</sup> Thomas Horne, *A Treatise on the Choice, Buying, and General Management of Live Stock* (London: B. Crosby and Co., 1810), 155-156; Shirley Toulson, *The*

一隻訓練有術的牧犬往往是趕集人的最佳幫手。牠們警醒地跟隨趕集人，擔任畜群管束者的角色。牠們察覺主人訊號，也密切監控畜群。牛羊脫隊時，將之趕回；牛羊不願移動時，迫之前行；不支倒地時，促使站立。藉生物能力如呲牙裂嘴、狂吠、身體移動乃至追趕、咬噬與攻擊，牠們往往能夠有效完成任務。狄更生所創辦的家庭月刊《家常話》即曾戲劇性地描繪一隻牧羊犬如何在趕集人的一聲令下，如閃電般衝向羊群，叨咬羊耳，迅速讓 20 隻為一組的羊群通過窄小通道、進入欄圈。<sup>42</sup>冬季，市場因貿易量增加而更加擁擠，羊隻也因冬季厚重羊毛而更易疲憊與難以就位，牧犬於市場中的角色也更為吃重。<sup>43</sup>

不過，牧犬究竟為結構中之英雄或惡魔乃見人見智。在 1849 年的國會調查庭中，一位有經驗的畜商即高度肯定牧犬遠比趕集人的棍棒更能達到管束效果：當趕集人除了施暴別無他法時，牧犬卻可僅僅藉由吠聲就讓罹傷牛隻聽話站起。<sup>44</sup>當然，亦有證人持相反看法，指出牛羊經常因不支倒地而被兇猛牧犬咬得遍體鱗傷，甚至整塊肉遭撕裂，製造更多不必要的騷擾與殘酷。<sup>45</sup>

---

*Drovers* (Oxford: Shire Publications, 2005), 29.

<sup>42</sup> 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124.

<sup>43</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7, 54.

<sup>44</sup>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ithfie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1849 (以下簡稱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53.

<sup>45</sup> Anonymous, *Cursory Remarks on the Evil Tendency of Unrestrained Cruelty; Particularly on that Practised in Smithfield Market* (London: Harvey and Darton, 1823), 9;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8.



### (三) 畜商、屠夫與牛羊

經趕集人與牧犬協同努力，市場一切就序後，牛羊接著遭逢另一組人——畜商與屠夫。基於法令規定，農人無法自行買賣，必須委託畜商。市場交易，也於是發生在做為賣方的畜商，以及擔任買方的屠夫之間。基於長久夥伴關係，畜商與屠夫多相熟識。1850 年代，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畜商人數約 6 百，惠顧屠夫則逾千。<sup>46</sup>有經驗的畜商在審視到齊牛羊後，通常可迅速將之分級並訂定價格；屠夫也多熟知行情，並在那度量衡未普及年代，精準目測出動物磅數。

然而，儘管彼此間存有默契，在這人畜緊挨、幾近動彈不得的空間中，交易也日益窒礙難行，因為買賣雙方皆難以接近做為商品的牲畜，亦可能被動物壓迫或遭受攻擊。早在 1808 年，一份搬遷陳情書即指出市場擁擠之況已讓買主無法充分檢視牛羊，並也「面臨嚴重身體傷害之威脅」。<sup>47</sup>隨著貿易量增長，這問題也更為嚴重。1847 年，部分農人也集會抗議市場現況已使畜商無法區分牲畜等級、買方無法檢視動物健康與傷病，終而造成多方經濟利益損失。<sup>48</sup>

當然，在交易環節中，牛羊無疑只是做為待價而沽的商品，最終會被區分為「劣等」、「二等」、「三等」、「四等」等級次出售，愈高等級價格愈高。<sup>49</sup>但是，這市場空間中人畜身體適切接近的可能性，以及

---

<sup>46</sup>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237;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74.

<sup>47</sup>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4 (November 1847): 358.

<sup>48</sup> "Smithfield Market and the Farmers' Club," *The Observer*, 10 May, 1847, 2.

<sup>49</sup> 各等級之價格統計，參閱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350;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248-249.

牛羊對於環境的回應，卻實在影響到整個市場交易體系的良好運作。

若無特殊狀況，市場交易大抵於破曉時分展開，午後兩點結束。未售出的少數牛羊會被引回一英里外的休憩欄，等待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下一個交易日，或轉往他地販售。售出牛羊於身體被做記號後，則繼續完成其下一階段結構任務，由另一組為屠夫雇用的趕集人(butchers' drover)引領，邁向各地屠宰場。而這一段路途，同樣埋藏了高度多物種凶險。

#### (四) 牛、羊、馬與其他道路使用者

未出市場前，難題已至。在無多餘走道空間下，移出牛隻必然破壞原有市場秩序，引發系統秩序的不斷瓦解與再結構，帶來人獸身體威脅。例如，為避免移出牛群闖向繫繩牛群，趕集人必須迅速解繩或斷繩以避免牛隻被絆倒或勒死。「牛圈」的被迫不斷重組亦可能造成牛角勾纏斷裂、皮肉撕裂。反覆出圈、破圈與再組圈除了加重趕集人負擔，更也讓暴力如漣漪般擴散。據國會調查庭證詞，有時出圈「穿越」圈數必需多達 8 至 10 個，而每圈可能費時達 10 分鐘。<sup>50</sup>經此番遭逢，牛隻往往早已遍體鱗傷或滿身血污泥糞。《家常話》即評論，這出圈、破圈的過程，或許對古羅馬暴君來說是場「饗宴」，卻是曾經悉心照料牛羊的農人所無法承受之痛。<sup>51</sup>

出了市集，尚有涉及更多物種的一番驚險。十九世紀繁忙的倫敦道路，原已是個多物種糾纏場域。十九世紀市區內的主要交通動力引擎並非內燃機，而是馬與驢。1839 年法令禁止前，更有大量拖車犬穿

<sup>50</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78; *Second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ate of Smithfield Market*, 1828 (以下簡稱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44. 1828 年之報告分為兩部分，此為第二部分。

<sup>51</sup> 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124.

梭街頭。加上 1750-1850 百年間分別增加 20 與 30 倍的牛與羊以及隨行牧犬，各物種間的摩擦也就在所難免。無論是碩大公牛闖入車陣、嬌小羊隻流竄於馬匹四足間或車輪底下，或是所有物種彼此爭道，都是常見場景。<sup>52</sup>但甫離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牛羊因特殊身心狀況，更加劇了周邊交通危險。

在歷經了連日趕路、市場匯集、漫長等待、飢渴驚恐以及大量肢體暴力後，走出史密斯菲爾德場的牛羊身心狀態已與進入時大不相同。多半，牠們已體力耗盡、奄奄一息。身體疼痛帶傷者舉步維艱，拒絕前行與不支倒地者也頻繁常見。逢此狀況，趕集人往往只能施予更大暴力以逼使動物就範。除了慣例性的棒打頭腳之外，俗稱「喚醒」(waking)的「折尾」做法也常用於此刻。它瞬間可讓「劇痛由尾巴貫徹全身脊椎」，迫使牛隻奮而站立或移動。<sup>53</sup>耳鼻灌水也多有所聞。<sup>54</sup>至於身型較小的羊隻，則可能整隻被提起或以圈套拖行。亦有證人表示曾見羊隻被打到眼珠掉出，只剩血管懸吊。<sup>55</sup>

最混亂場面，則是公牛的失控。在歷經市場一切遭逢，身心受創的公牛往往躁動易怒，再經刺激，則完全失控。這時就免不了暴衝，帶來倫敦街頭最極致之失序：公牛狂奔、趕集人猛追、路人逃命、交通大亂、店家被毀，以及所有物種的性命威脅。1834 年，《動物之友》(*The Animals' Friend*)即報導了一隻公牛如何將一路人拋擲 12 呎高，迫使緊急送醫。<sup>56</sup>《泰晤士日報》亦戲劇性描繪一隻暴怒公牛如何讓五百人驚聲大叫、好事者加入街頭追逐戰，於「最短時間內帶給牛

<sup>52</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25.

<sup>53</sup> 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122.

<sup>54</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74.

<sup>55</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43;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39.

<sup>56</sup> "Smithfield and Abattoirs," *The Animals' Friend* 2 (1834): 17.

隻最大傷害」。接著公牛在毀了一家商店櫃臺與瓦斯管路後承受了一番「最殘酷待遇」，最後當街被屠宰，而這也是大部分「狂牛」的最終下場。<sup>57</sup>狄更生除了在幾本小說中也讓狂牛登場，<sup>58</sup>其報導文學也同樣生動描繪著狂牛所造成的多物種糾纏局面和所有系統成員的失控：

女人尖聲衝入店家，孩童爭恐逃離街頭，男人藏於門後，男孩狂喜，趕集人與那仰向他的公牛同樣瘋狂，羊隻衝往出租馬車車輪下，滿嘴羊毛幾近窒息的狗緊追著羊，執拗的豬緊跟著喪葬隊伍和靈柩車，其餘的公牛則伸頭探向酒店內，萬事萬物皆失了序，沒有任何一種動物能前往他要去的、或被期待的地方，沒有任何東西在正確位置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事情都亂了陣，整個城鎮發燒著，只因這地獄般的市場。<sup>59</sup>

如果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是個熱鬧多物種交逢場域，每逢牛羊交易日的市場周邊街頭，則更是如此，並也因之險象環生、危及所有物種。

### (五) 屠夫、牛羊與周邊居民

最後，那歷盡千辛萬苦順利抵達目的地——屠宰場——的牛羊，尚有另一番與屠夫和屠宰場周邊居民的遭逢。儘管「活畜拍賣」與「屠宰」為肉品供應系統中的不同環節，但因部分屠宰場與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在空間上的毗鄰關係，以及兩者於功能上的承接與共生關係，都讓屠宰場問題始終與搬遷討論綁在一起。1828 年的國會調查庭，除了

---

<sup>57</sup> George Main, "Smithfield Market Nuisance," *Times*, 24 April, 1849.

<sup>58</sup> Charles Dickens, *Dombey and Son* (1846-1848); Charles Dickens, *Bleak House* (1852-1853). 出版年為雜誌連載年代。

<sup>59</sup> Charles Dicken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125.

調查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更直接將屠宰場列為調查對象。<sup>60</sup>

相較於巴黎自十九世紀初已建立的公宰制度，十九世紀倫敦的屠宰場皆為私營，計有千餘座。其中部分基於地利之便，座落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周邊。<sup>61</sup>不過無論座落何方，屠夫與牛羊間的生死遭逢，皆威脅人畜兩方。首先，私宰場由於缺乏管理，虐待動物情事頻傳。<sup>62</sup>以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邊的羊隻屠宰場為例，由於多位於地下室，動物往往直接從一樓被「丟入」。<sup>63</sup>許多私宰場因沒有區隔繫留區與屠宰區，動物能直接聽到或目睹屠宰之況，心理驚恐更為加重，對屠宰也產生更大抵抗。至於屠宰過程，亦時傳駭人聽聞。1828 年的國會調查庭即揭露了幾個嚴重案例。如有幾位屠夫為了迫使倒地牛隻站立以接受斧擊，嘗試了各種致痛方式，包括遍體毆打、凹折尾關節、鼻孔灌水，踐踏牛身，最後在舉斧怒砍牛身 6 刀後，才遂其目的。<sup>64</sup>另有屠夫為達同樣目的，同樣以折尾、踐踏牛身、口鼻灌水等方式折磨公牛，最後公牛因窒息之苦而起立，並在 17 次頭部敲擊後，才終於倒地死亡。<sup>65</sup>

<sup>60</sup>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3.

<sup>61</sup> 1874 年倫敦計有逾 1,400 座私宰場，參閱 Chris Otter, "The Vital City: Public Analysis, Dairies and Slaughterhou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ultural Geographies* 13 (October 2006): 527.

<sup>62</sup> 1847 年英國通過《城鎮改善條款法》(The Towns Improvement Clauses Act)與《公共衛生法》(Public Health Act)管理屠宰場，但是法令不及於倫敦。倫敦市於 1848 年另行通過的屠宰場查核法令也未切實執行，直到 1874 年的《屠宰法(都會)》(Slaughterhouses & c. (Metropolis) Act)，才對屠宰程序與房屋結構有部分規範，參閱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104-105; Ian MacLachlan, "A Bloody Offal Nuisance," 241-244.

<sup>63</sup> 參閱 John Bull, *An E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Smithfield Cattle Market*, 34.

<sup>64</sup> 引自 Rod Preece ed., William Youatt. *The Obligation and Extent of Humanity to Brutes* (1839)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164-165.

<sup>65</sup>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134.

接著，死亡後的牲畜，其血污、內臟、排泄物、骨肉、惡氣，也因屠宰場的欠缺管理，侵入人類生活空間，威脅到環境衛生與人類健康。倫敦私宰場多半空間狹小、無良好通風、無接水，亦無良好排水設施。特別是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周邊貧窮巷弄間的屠宰場，更因簡陋而成為動物排泄物、血污、內臟、腐敗屍體的高密度匯集處。加上麇集其側的屠宰副產業，如利用動物血液的血布丁業、利用雜碎的臘腸業、利用內臟的時鐘零件與琴弦製造、利用脂肪的蠟燭與肥皂製造業等，都使得裂解後的動物屍身更加聚積難散、時刻侵擾當地居民。<sup>66</sup>

當然，市場搬遷並無法整體改善屠宰環節問題。但是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周邊屠宰及其相關產業所致問題，卻促使部分搬遷倡議者期待透過新市場中的公宰場規劃，帶動屠宰業的改革並瓦解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周邊所有與屠宰相關的「毒害產業」(noxious trade)。<sup>67</sup>動物之死及其血汗屍骨等與人類之遭逢，也因之同樣存於搬遷討論中。

### 三、結構穩定力量

除了各環節之多物種遭逢所構成的關係網絡之外，尚有其它因素同樣形構並牽動了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系統的穩定性。做為一座地方活畜市場，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乃鑲嵌於更大的全國性制度與價值體系之中。透過不同行動者對於遭逢本身的回應，以及和各符號系統如制度、知識、論述間所產生連結，他們進一步賦予了遭逢意義，並進而牽動了系統之鞏固與鬆動，也共同影響了市場的最終發展。

研究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一重要史家麥特卡夫(Robyn S. Metcalfe)曾表

---

<sup>66</sup> Robyn S.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156.

<sup>67</sup> 時人亦以「冒犯性產業」(offensive trade)含括屠宰業及其所有副產業。

示，整個市場搬遷案讓人納悶的，其實不是為何要搬遷，而是這搬遷為何竟拖延了近半世紀之久？<sup>68</sup>

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爭議發端於十八世紀末，喧騰於 1830、1840 年代。隨著問題升溫，市場也漸由倫敦繁榮活力的重要象徵，轉而成為輿論和人們口中的「礙眼物」(eyesore)、「都會超級大麻煩」(monster metropolitan nuisance)、<sup>69</sup>「偉大帝國與都會之恥」<sup>70</sup>、「最傲人首都上的汙點」<sup>71</sup>、「我們所居城市及所處年代的醜聞」。<sup>72</sup>自 1800 年起，主管市場的倫敦市法團(City of London Corporation)已面臨來自內外的擴建與搬遷壓力。法團的基本立場是反搬遷但不反擴建，所以在接下來 50 年間，除了將市場面積由 3 公頃擴張到 6.5 公頃，另也加強改善設施如加建羊欄與鋪設走道。<sup>73</sup>但在貿易的持續增長下，擴建顯然無法消弭各類問題。搬遷呼聲也於是與日俱增，相關群體陳情不斷，國會也多次於 1828、1847、1849、1851 年成立專責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sup>74</sup>1835 年，國會立法允許私人興建市場，促成了「柏金斯活畜市場」(Perkins' Cattle Market)，企圖以別立門戶的方式取代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不過這市場因受多方抵制，營運七個月即告失敗。1851 年，國會再通過《都會市場法》(Metropolitan Market Act)，強令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歇業並授權

<sup>68</sup>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3.

<sup>69</sup> J. T. Conquest,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19 July, 1849; "The Nuisance of Smithfield Market," *The Observer*, 7 January, 1849, 5.

<sup>70</sup> Anonymous, *Thoughts on the Established Church and the Puseyite Clergymen*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45), 31.

<sup>71</sup> Clericus, *The Question of Smithfield Market Fully Considered*, 6.

<sup>72</sup>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9 January, 1849, collected in *RSPCA Records*, volume VI (RSPCA Archives, Horsham), 1842-1849, 114.

<sup>73</sup>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88.

<sup>74</sup> 部分陳情書表列，參閱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ithfield Market Removal Bill*, 1851 (後簡稱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51), 1-2.

倫敦市法團覓地、建蓋、經營新市場。1855年，有著八百年歷史的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終於熄燈；另一新市場「都會活畜市場」於北倫敦伊夫林頓(Islington)地區取而代之。

確實，這時人眼中問題叢生的礙眼物、都會之恥，為何歷時如此長久才以搬遷做為終結呢？以下將依序探討鞏固與鬆動市場結構的主要因素，分析它們如何經由行動者中介而相互交織、彼此牽制，終而帶來系統之最終瓦解與重新布署。

### (一) 自由貿易傳統

十九世紀英國是自由主義當道的年代。在經濟層面，自由貿易更於此時發展成為時代「正統」信念。歷經啟蒙時期的思想發端、1830、1840年代穀物法廢除運動(anti-Corn Law movement)之推波助瀾，至世紀末期鞏固成為「國家與民主文化」，自由貿易之價值日趨被奉為經濟繁榮之匙鑰、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乃至於世界和平與文明秩序的基礎。<sup>75</sup>

英人普遍相信，若欲確保最大的公眾利益，國家干預之手則必須移除；只要系統中所有個體得以自由運作，彼此就能牽制調節、達致最大效能；小至個別產業，大至社會運作與國際貿易，皆無例外。他們也認為，十九世紀英帝國各項傲人成就，正端賴這自由貿易傳統；英國農業與糧食供應系統的優越表現，也為自由經濟政策的成功明證。<sup>76</sup>如一部探討倫敦食物供應體系的時著《倫敦的食物》(*The Food of*

---

<sup>75</sup> 參閱 Anthony Howe, "Free Trade and Its Enemies," in *The Victorian World*, edited by Martin Hewitt (London: Routledge, 2012), 108-124; Frank Trentmann, *Free Trade Nation: Commerce, Consump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sup>76</sup> Chris Otter, "The Vital City," 518.



London)，開宗明義即標榜這體系「最奇妙的特色」正在於儘管無人負有權責，卻能良好運作並養活 250 萬人口。書中並引用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與另一位自由貿易倡議者的話語提醒：「在所有事務中，暗中干涉供應系統是最危險的」；「人人只要透過自身能動力，以眼前利益做為目標，並熱忱完成各自任務，所有個體就能在無意識狀況下合作採用最佳辦法，成就出他們難以想見的龐大目標。」<sup>77</sup>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爭議，正生成於這自由貿易價值藉由穀物法爭議深植人心之年代，而其中諸多行動者，也積極援用此一價值以捍衛活畜市場這糧食供應體系環節不受干涉。

自由主義價值之展現，首先見諸於爭議參與者之多元。基於自由主義信念，十九世紀人們一方面對於政府力量介入公眾事務抱有高度警覺，時時監督以防其擴權，另一方面則充分發揮民間社會活絡力量以彌補小政府之不足。在這政治文化影響下，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爭議有著活躍公民社會的參與。各類專業人士如神職人員、建築師、土木工程師、醫師，還有當地居民以及關切自身利益與各類價值的公民群體與社團等，都不懈地企圖影響中央與地方政府決策。

在這自由主義文化中，反對搬遷者往往亦援用自由主義論述，將國會立法推動市場搬遷之舉，視為中央對於地方事務之干預。他們高舉著自由放任與地方自治理念，批判中央擴權。如在 1851 年的國會討論中，一位議員即指控中央政府不啻欲藉搬遷法案廢除倫敦市法團數世紀以來所享有的市場經營權。<sup>78</sup>激進派議員唐肯比(Thomas Duncombe, 1796-1861)也指責政府「干涉貿易、逾越權限」。<sup>79</sup>國會反中央擴權大將休姆(Joseph Hume, 1777-1855)更多度激昂陳詞，一方面高舉地方

---

<sup>77</sup>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2, 7, 4.

<sup>78</sup> 西德尼(Mr. Alderman Sidney)發言，*Hansard*, vol. 117, 19 January, 1851.

<sup>79</sup> 唐肯比發言，*Hansard*, vol. 115, 9 April, 1851.

自主，一方面強烈抨擊中央政府：

倫敦城乃是自由的搖籃、國家榮耀的泉源……倫敦市法團儘管有著一切缺陷，仍為人民代表，也應擁有市場控制權以及市民食物供應的管理權。中央政府正企圖推翻這古老機構，並向世界證明，他們並非激進者，而是破壞者。<sup>80</sup>

這中央化的體制何時方休？或是說，還有任何社團能安然存在於英國嗎？<sup>81</sup>

許多反搬遷者亦以自由貿易原則，捍衛著行業自主。持此論者，又以屠宰業最為激憤。自爭議初始，屠宰業即連帶成為眾矢之的。然而，面對檢討，屠宰業者除了一方面駁斥指控，如將環境汙染歸諸排水建設之不佳而非行業自律問題，另一方面也堅守行業自主原則，反對任何政府力量介入管理或將之公有化。他們警告公宰場的成立，不啻允許中央政府壟斷與獨占肉品業，也勢將干擾肉品供應的順暢，使「部分大眾吃不到週日晚餐」。<sup>82</sup>私宰場的管理或迫拆，於其眼中，更構成對私人財產權的侵犯，堅稱自身「有權在自己的私產上屠宰自己的牛」。<sup>83</sup>有史家即指出，正因為倫敦屠宰業能夠成功連結諸如畜販商與肉商等其他利益團體，並有效運用自由放任原則與私產權等各類自由主義論述，這特殊行業集團不僅成功抵制了搬遷案中的屠宰改革與公有化嘗試，更也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持續抵擋了英國各大城已啟動的屠宰場公有化潮流。<sup>84</sup>

<sup>80</sup> 休姆發言，*Hansard*, vol. 117, 24 June, 1851.

<sup>81</sup> *Hansard*, vol. 115, 9 April, 1851.

<sup>82</sup>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108.

<sup>83</sup>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47, Appendix No. 21, 400.

<sup>84</sup> 參閱 Ian MacLachlan, "A Bloody Offal Nuisance." 當曼徹斯特、伯明罕、里茲等城鎮已分別於 1872、1895、1898 年設立公有屠宰場，倫敦卻遲至 1900

## (二) 倫敦地方管理結構

如果中央的介入權限在這場爭議中是被質疑的，握有正當管轄權的地方，又發揮了甚麼樣的力量？

相較於其他城市，倫敦向來以管轄權限的混亂著稱。它不具統一的地方管理單位，權限分散於各類團體如倫敦市法團、同業公會、七個下水道處理委員會、近百個負責鋪路、照明與清潔工作的委員會、172 個聖公會教區委員會，以及負責警力與法庭事務的一群組織等。<sup>85</sup>這分權自治的傳統在部分人眼中正造就了倫敦的偉大，但這繁複的管理結構也正是都會全面改革經常窒礙難行的主因之一。倫敦屠宰法規儘管存在卻難以執行即是一例。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所需工程如排水系統、下水道、供水系統等，由於涉及多重單位，也長久難獲改善。

不過若單論市場經營管理權，則落在倫敦市法團。然而這個法團也因其特殊歷史淵源與性格，於爭議中扮演著市場結構鞏固角色而非變革力量。

英國各地市場的經管權多由國會立法授予地方，中央對於地方的權責因此分明。整個十九世紀，國會也透過立法不斷擴大地方市場管轄權。1801-1870 年之間，共計通過 98 個國會法案，或嚴訂管理法規，或興建大型加蓋市場，使市場從傳統的高度混亂狀態，轉為符合公共衛生、文明秩序與消費新文化的現代空間。<sup>86</sup>國會對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問題之

---

年仍未成立，參閱 Paul Laxton, "This Nefarious Traffic: Livestock and Public Health in Mid-Victorian Edinburgh," in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112.

<sup>85</sup> Richard Perren, *The Meat Trade in Britain, 1840-1914*, 40.

<sup>86</sup>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84; James Schmiechen and

介入，基本上亦可置於這全國性的國家市場管理與都會發展歷程理解。但是在倫敦案例中，國會卻碰到一位不願輕易臣服的強大對手。

倫敦市法團制度有著與英國君主制度幾近同等悠久的歷史，起源已不可考。它的管轄範圍並不大，約莫一平方英里，踞守倫敦舊城區。因其特殊歷史地位，法團向來據其古老特權與地方自治價值，強悍地與君主和國會對峙並爭權。歷史上，它常基於法團利益而非「大倫敦」發展考量，抵抗著倫敦地區的整體變革，如在擴建倫敦郊區與統一全市警力過程中，法團皆扮演逆阻角色。<sup>87</sup>它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爭議中角色亦如是：一方面抵抗中央，拒絕順應國家更大的市場與屠宰改革潮流，一方面則堅守法團利益，抵抗搬遷。為何如此？理由很簡單，不願喪失因市場而來的豐厚收入。

做為市場管理者，法團可獲各類租金與稅收，包括以頭數計算的畜欄費和交易稅。1840年代，年淨賺值可達約一萬鎊。<sup>88</sup>也於是自爭議之始，即便面臨強大輿論壓力，不論是被譏為利益集團、壟斷勢力、<sup>89</sup>「煉獄」製造者，<sup>90</sup>或是「古老殘酷體系」的延續者，<sup>91</sup>法團都僅以擴建規避搬遷，保守地從事改善工程，以防新市場一旦移出其轄區利益將盡失。於公開論述，法團也直言不諱地高舉轄內市民利益，以肥水不落

---

Kenneth Carls, *The British Market Hall: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ix-xii, 3-60.

<sup>87</sup> Francis Sheppard, *London: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78, 213.

<sup>88</sup> Alec Forshaw and Theo Bergstrom, *Smithfield: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Fakenham Press, 1980), 57.

<sup>89</sup> *Times*, 25 June, 1851. 另參閱此報社論(16 July, 1849)，收錄於 *RSPCA Records*, vol. VI, 1842-1849, 154.

<sup>90</sup> Clericus, *The Question of Smithfield Market Fully Considered*, 27.

<sup>91</sup> J. G.,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11 November, 1846.

外人田的明白邏輯，防止市場利益落入「外人」(aliens)——其他倫敦地區市民——手中。<sup>92</sup>

此外，法團也運籌帷幄，結合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中其它幾個重要利益團體，如仰賴市場人潮的商家和酒館、壟斷交易手續費的五、六間銀行、<sup>93</sup>憂心搬遷將使地價跌損的市場近鄰聖巴托羅繆醫院(St. Bartholomew Hospital)，以及因市場帶來交通而獲益的道路基金等，<sup>94</sup>聯手抵制市場搬遷。1834-1835 年間，在國會企圖以另起爐灶之方式淘汰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時，法團更不惜投入高額經費，運作反對國會授權私人建立市場，並於柏金斯市場設立後號召抵制，迫使歇業，最後並整個將之收購。<sup>95</sup>

也因之，這個最具決策權限的主管單位，出於利益考量，在數十年間扮演結構最大鞏固力量，並也結合其他利益團體，力抗中央也力抗輿論，衛守市場矗立原處。

然而，儘管反搬遷者凜然挪用自由經濟論述，並有法團做為強力後盾，但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系統中仍尚存多股結構鬆動力量，同

<sup>92</sup> 參閱法團 *Committee of City Lands Report*, 1809, 引自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358.

<sup>93</sup> 為防止商業詐欺與保護農人利益，法令規定畜商與買方間無法直接金錢交易而須透過銀行中介。銀行佣金與市場交易稅一樣以頭數計算，每頭牛收取 6 便士，羊則是 1 先令或 1 先令 4 便士，一位農地與農產估價與買賣員估算這筆佣金至 1847 年已可高達 15,000 英鎊，參閱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47, evidence of Thomas Evans, Q. 2093, 引自 Ian MacLachlan, "A Bloody Offal Nuisance," 234.

<sup>94</sup> 參閱 Richard Perren, *The Meat Trade in Britain, 1840-1914*, 36. 不過也並非所有醫院成員都反對搬遷，參閱 Robyn Metcalfe,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63.

<sup>95</sup> 參閱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355, 359.

樣左右了爭議發展。

## 四、結構鬆動因素

### (一) 公共衛生

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爭議受到更大公眾矚目的 1830、1840 年代，是英國都會問題被積極揭露的年代，也是公共衛生運動(sanitary movement)火熱發展的年代。<sup>96</sup>在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 1800-1890)與醫師、工程師、建築師等多方專業人士領導下，英國民間與國家積極聯手展開了一波波的公衛檢討與建設運動。從底層居住環境到廢棄物處理，從工廠排放到河川汙染等，都成為「被察見」也「待解決」的問題。在福音主義復興運動方興未艾之時，這股「道德十字軍運動」(moral

---

<sup>96</sup> 此處需留意健康的公共責任概念與各種公衛嘗試發端於更早而非始於查德威克。關於公衛運動，參閱 Michelle Allen-Emerson,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Sanitary Reform in Victorian Britain*, volume 1, *Medicine and Sanitary Science*, edited by Tina Young Cho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vii-xix; Christopher Hamlin, "Introduction," in *Sanitary Reform in Victorian Britain*, vol. 2, *Sanitary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Hamlin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vii-xiii; Frank Mort, *Dangerous Sexualities: Medico-Moral Politics in England since 1830* (London: Routledge, 2000); Patrick Joyce, *The Rule of Freedom*; P. K. Gilbert, *The Citizen's Body: Desire, Health and the Social in Victorian England*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ris Otter, *The Victorian Ey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ight and Vision in Britain, 1800-191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Michelle Allen, *Cleansing the City: Sanitary Geographies in Victorian London* (Athen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rusade)也感染強大道德熱情，並獲神學支撐。<sup>97</sup>人們相信，人的肉體與靈性狀態乃相互倚賴；汙穢的環境將導致道德傷害——特別是下層人們的道德；相對地，潔淨的生活，除了有助道德提升，更是精神聖潔之展現。<sup>98</sup>在這「清潔近乎聖潔」(Cleanliness is Next to Godliness)的信念號召下，無數人們投入了對於都會底層這「龐大穢賤階層」(the Great Unwashed)的教化與居家環境改善工作，也透過排水、下水道、供水體系、道路鋪設、貧民窟清除、模範住屋等工程，創造出合乎健康生活的都會新空間。衛生的價值更也在廣泛社會動員下，擴展至全國各地，成為時人信奉主流教條。

在這對於「衛生」日增的強烈道德關切下，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內外髒汙，自然也成為眾人眼中欲除之而後快的礙眼物。這些包括市場內部因排水、供水、下水道系統的欠缺而滯留的動物屎尿與血汗，以及周邊屠宰及其副產業所積滯的動物身體部位，如肉塊、內臟、骨頭、血塊、角蹄等這些史家因其環境影響而認為處於「活屍閾態」(zombie liminality)的動物存有。<sup>99</sup>這些因動物身體各部位與人類持續遭逢所衍生出之「健康

<sup>97</sup> 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83), 6.

<sup>98</sup> 衛生運動與自然神學關連，參閱 Christopher Hamlin,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Victorian Sanitarians and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Health and Disease," *Victorian Studies* 28:3 (Spring 1985): 384-411; Graeme Davison,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edited by Derek Fraser and Anthony Sutcliffe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349-370.

<sup>99</sup> 參閱 Andrew Wells, "Antisocial Animals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Liminality and Nuisance in Glasgow and New York City, 1660-1760," in Clemens Wischermann, Aline Steinbrecher and Philip Howell eds. *Animal History in the Modern City: Exploring Liminality*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55.

威脅」，自然也成為每一次國會專責調查庭的追究重點。會議每每廣邀土木工程師、建築師、都市規劃改革者、醫生等表達專業意見，視這全英最大活畜市場為一個公衛案例，尋求掃除穢汙之道。主席與委員們仔細追問著市場內外的穢物汙染狀況、排水與通風、下水道系統、改善可能空間、對居民健康實際影響，還有新址應對同樣問題的結構條件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公衛運動背後的重要疾病理論——「瘴氣理論」(miasma theory)，亦左右了時人對人獸交纏之健康衝擊的理解。在這細菌理論尚未問世的年代，人們普遍相信存在空氣中的有毒物質——瘴氣——才是疾病的根源與主要傳播媒介。瘴氣可能來自有機物質的分解，也可能來自生物體或其排泄物因大量聚攏而致之氣體揮發。這些被認為有毒的氣體經擴散進入人體，成為疾病根源。十九世紀造成最大規模死亡的傳染病——霍亂，即多以瘴氣論解釋。<sup>100</sup>儘管這理論今已被認為建立於錯誤科學之上，霍亂加瘴氣論，卻機遇地成為英國公衛運動的最有力推手。如《泰晤士日報》曾稱霍亂為「最佳公衛改革者」，因為「它不遺漏任何錯誤，也不容許任何疏失」。<sup>101</sup>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搬遷，毋寧也正仰賴著這兩大推手。

十九世紀英國歷經多次霍亂危機。1831-1832 年第一波大爆發奪走約兩萬三千人性命，1848-1849 年更奪走逾五萬條人命。這全國性

<sup>100</sup> 關於瘴氣論，參閱 Michael Worboys, *Spreading Germs: Disease Theories and Medical Practice in Britain, 1865-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42.

<sup>101</sup> Anthony S. Wohl,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117. 關於瘴氣論被賦與的政治工具性，如被用以推動公衛改革，參閱 Roy Porter, "What is Diseas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88; Keir Waddingt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237-240.



的大規模死亡威脅，始終盤旋籠罩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爭議，加劇其議題迫切性。<sup>102</sup>至於瘴氣理論，則更為根本地影響了人們如何回應市場所積滯之動物屍身，使成為務必消弭剷除之對象。無論於國會調查庭提問、居民證詞、醫療人員意見，皆可察見瘴氣論對時人認知與問題診斷所起的建構作用。在這對「惡氣」高度敏感的年代，調查庭主席不斷追問著「惡臭」(effluvium)的存在與否、與居民健康的關連，以及與疾病發生率的連結。<sup>103</sup>同樣地，當地居民也不斷抱怨著居住環境中的汙濁空氣如何干擾了他們的生活並帶來健康傷害。如一位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邊住了 16 年的居民，除了抱怨屠宰副產業熬煮動物脂肪所散發出的「無法忍受之惡氣」，也將兩位女兒的早夭歸諸此因。<sup>104</sup>另一位住民也認定妻子的重病與終日咳嗽，是屠宰場流出之血汙於乾涸過程中所散發之惡氣所致。<sup>105</sup>此外，各層級醫療從業人員的證詞，從藥師到醫師、從醫學院教授到皇家醫學會成員、從法醫到獸醫，盡皆運用各類證據，斷言動物穢物所致氣體與人類健康間的關連。如一位從業近 50 年的醫師即指出周邊居民健康威脅之源，在於腐敗肉類所產生的惡臭，以及「動物血汙、廢棄部位與內臟所散發出之氣體」，也提醒這類氣體正是英國所爆發的「亞細亞霍亂」(Asiatic cholera)主兇。<sup>106</sup>另一位教學醫院法醫暨《公共衛生期刊》(*Journal of Public Health*)編輯，除了說

<sup>102</sup> 史家唐諾德(Diana Donald)視 1840 年代末的霍亂爆發以及主流媒體關注為國會積極介入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問題的主因，參閱 Diana Donald, “‘Beastly Sights’: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as a Moral Theme in Representations of London c. 1820-1851,” in Dana Arnold, *The Metropolis and Its Image: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for London, c. 1750-1950* (Oxford: Blackwell, 1999), 64.

<sup>103</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8-19, 121;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25.

<sup>104</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2.

<sup>105</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3-14.

<sup>106</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7-19.

明來自動物皮膚、肺部與排泄物的氣體釋放皆可能引發疾病，也廣泛引用他認為「無可否認的證據」——統計資料，證明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周邊居民確實有較高的因瘴氣引發之疾病罹患率與死亡率。<sup>107</sup>一位專精牛疾病的獸醫學教授亦道：「當動物群聚，大氣中將充滿來自動物的氣體和物質，吸入這些將導致疾病」。<sup>108</sup>當然，在傳喚的眾多醫療人員中，亦有否認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構成健康威脅者，但這些居少數。

即便於媒體中，瘴氣論同樣被促遷者援用為最佳知識武器，一如它在霍亂防治工程上所扮演角色。如批判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最力的《泰晤士日報》警告道：「別再企圖說服自己，這些汙濁坑中被屠宰牛羊之血汙的傳染性惡臭是有益健康的。源於此處的瘴氣對生命之害，如同都會墓園的致命惡臭、陰溝臭氣，以及欠清掃的下水道一般」。<sup>109</sup>鮮明支持搬遷的《龐趣》(*Punch*)打油詩，也在動物氣味上琢磨，嘲諷地召喚人獸共死的末世景象：

一股愉悅的氣味四處亂竄 / 它跑進鼻子、它搔癢眼睛 / 或躲藏口中 / 我來到了史密斯菲爾德！史密斯菲爾德！ / 上方氣味、下方爛土 / 我來到了疾病降臨處 / 走到哪兒都是動物 / 如果公牛讓我笨拙躍起 / 有何關係！我落在綿羊堆中！ / 喔，我為愛癡狂吸入 / 每一陣風中盪漾的氣味…… / 但是我從來不想改變史密斯菲爾德 / 當死亡喚我入睡時 / 他將發現我正安處牛豬羊之中。<sup>110</sup>

<sup>107</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39.

<sup>108</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44.

<sup>109</sup> (社論) *Times*, 17 January 1849, collected in *RSPCA Records*, vol. VI, 1842-1849, 121.

<sup>110</sup> Mr. Dixon, "Song in Favour of Smithfield," *Punch* 16 (1849): 88.

## (二) 食品安全與利潤

做為一座活畜市場，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的基本功能，在於提供優良肉品，並同時創造經濟利潤。惟這兩項基本功能隨著市場變遷也日難確保。肉質敗壞與經濟損失，也於是成為部分促遷者所持理由。

搬遷爭議發展的十九世紀上半期，英國其實尚不存在食品品質的系統調查與制度管理。由甘吉(Joseph Gamgee, 1828-1886)所帶動的英國食安運動與肉品稽察制度始於 1850 年代末期市場搬遷之後。儘管如此，在肉品供應體系之中，早已存在一套發展於實踐、關乎動物生前身心狀態與死後肉質關連的知識。這套知識，心照不宣地被畜商、趕集人、屠夫小心地在各個環節留意、奉行著，以確保肉質、肉價與消費者購買意願。

首先，帶瘀傷的動物身體，在屠宰後會顯現於肉品，為消費者所不愛。這項認識，促使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活畜販賣結構發展出一套暴力經濟學，以維持畜商、趕集人與屠夫的共同利益。怎麼打？打哪裡？怎樣打能奏效又不會顯現於動物身體？於是成為了一門學問。趕集人於執勤中絕非隨意亂打，而是深受結構利益約束著。他們知道避開有價身體部位，如牛前胸、牛身軀、牛臀、牛大腿。可打的部位則是頭、腳踝，或是眼、耳、鼻等部位，因為這些地方無肉、可致痛，也不影響賣價。腳部的施打又格外多元，但又以敲打後腳踝關節下方最常見，俗稱「打踝」(hocking)，因為它除了擊骨之痛，亦可致跛，可防牛隻逃跑。<sup>111</sup>此外，先前提及的扭尾「喚醒」，也是兼顧了最大化身體痛苦與最小化肉品傷害的做法。

其次，動物於屠宰前若是受到身心刺激與傷害，將會使其陷入情

---

<sup>111</sup> *Second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28, 133; Your Constant Reader,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16 January, 1849.

緒躁動(*agitated state*)與發熱狀態(*feverish state*)。在這狀況下逕行宰殺，將會影響肉質與肉品製作，特別是在這尚無冷藏技術的年代。一位獸醫學教授於國會提供證詞，說明這樣的肉，保存期限不久，即便醃製，因無法吸收鹽分，亦難成功。<sup>112</sup>相對地，亦有農業研究者指出，如果動物在屠宰前能充足餵食與歇憩牧草地，即便在夏天，肉質也不易腐敗，存放可達一週。<sup>113</sup>這不外也是肉品供應結構中成員的共識。有畜商與放牧商(*grazier*)即表示，若無法確保牲畜在長途跋涉與市場折騰後能充分休憩、調適身心，肉質與肉價將受嚴重影響——「1磅肉賣不到1便士」。<sup>114</sup>多位屠夫亦表示，只要做得到，他們會在屠宰前先使動物身心恢復舒適與平靜，故部分屠宰場也連結有可供牛羊休憩的庭院或牧草地。<sup>115</sup>

然而，即便有著這套攸關動物生前身心狀態的肉品經濟學，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中，這套連結於實踐的知識仍是日趨難以運作。擁擠壓迫、混亂無序、長時間站立、無水無糧、市區中的持續驚嚇與混亂等，此等狀況之烈，往往使得人們儘管清楚左右肉價的因素，卻無法排除干擾：趕集人不得不打，也不得不使動物陷入焦躁與發燒狀態；屠夫再如何提供動物休憩亦無法挽回傷病惡化，故也只能迅速屠宰，認賠出售。

這現實的經濟面考量，以及連結的消費者購買意願與食安因素，也於是成為市場處置所不得不衡量者，更為促遷者所刻意凸顯。1808-1809年，一份畜商、放牧商、屠夫、地主等的聯合陳情即指出市場惡劣環境

---

<sup>112</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47. 動物身體機能轉變的解釋，參閱 *Hansard*, vol. 107, 17 July, 1849.

<sup>113</sup>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85.

<sup>114</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98. 放牧商專門向農人購買瘦畜(*lean stock*)，養肥後出售以賺取差價。

<sup>115</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90, 93.

因素所造成的畜主損失高達 4 萬英鎊。<sup>116</sup>1830 年代起最常被引用的數據則是 10 萬英鎊。<sup>117</sup>1850 年，《家常話》並分析，單論瘀傷肉品損失，一頭牛若為 3 先令、一頭綿羊 6 便士，年損失額將可達 6 萬 3 千鎊，但它提醒，這尚未計入應視為耗損、卻仍流入市場的傷肉、病肉。<sup>118</sup>亦有論者指出，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所帶來的利潤缺口誘發了一群「如豺狼般」的廠商，專門以低價收購不健康或半腐敗劣質肉品，製成德國香腸、臘腸、肉餅、便宜湯品、血布丁等。<sup>119</sup>《泰晤士日報》也警告，這類劣質肉品，最後傷害的正是無力採買高價肉品的底層民眾。<sup>120</sup>一位議員也引述一位教授之語，於國會發言感嘆道：「世上沒有國家能產出如此優秀的牲口，在飼養、育肥與優化品種上如此盡心使臻於完美，但也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會造成如此不利人食用的肉品。」<sup>121</sup>

在當代知識引導以及部分農人、放牧商、屠夫、民眾與食安憂心者的論述下，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空間結構、動物身心狀態、人類利潤與食安間的負向牽連，也於是構成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鬆動的另一組促因。

### (三) 交通安全

十九世紀的倫敦，隨著都會中心的擴張、人口的激增，如同許多

<sup>116</sup>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357-358. 此時年貿易規模為 500 萬英鎊。

<sup>117</sup> "Miscellaneous. Smithfield Market"; John Bull, *An E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Smithfield Cattle Market*, 13.

<sup>118</sup> Richard H. Horne, "The Cattle-Road to Ruin," *Household Words* (29 June, 1850): 329.

<sup>119</sup> John Bull, *An E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Smithfield Cattle Market*, 9.

<sup>120</sup>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9 January, 1849.

<sup>121</sup> 麥肯能(W. A. Mackinnon)發言，*Hansard*, vol. 107, 17 July, 1849.

歐洲大城，面臨著嚴重交通問題。1830 年代，倫敦已因交通阻塞而著稱。時人描繪，此時倫敦交通每日可能完全停擺二至三次，每次可達一小時。<sup>122</sup>除了劇增的流量、欠缺規劃的道路，十九世紀特殊的多物種道路環境，也是交通問題之源。例如馬匹因生物性需求與易受驚嚇特質，需頻繁路上照護，也因之慣常性影響交通順暢。馬身加車身的不便長度，也極易造成馬匹跌倒或翻車事故，增添交通險象與致使癱瘓。<sup>123</sup>在這原已混亂且空塞的交通狀態下，往來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每年逾百萬頭的牛羊豬，更加劇了所有問題。此外，「狂牛」的經常出現，除了造成商家損失、大眾恐慌，更也帶來「生物安全性」層級問題——人與動物生命的傷害。

於國會調查庭紀錄，可見周邊商家不斷抱怨生意受影響，附近居民也反映牛羊交易日婦女孩童只能「監禁自家中」。<sup>124</sup>在一份陳情書中，畜商、放牧商與屠夫也抗議各類型馬車在市場周邊經常性地致傷牛羊，造成重大經濟耗損。<sup>125</sup>國會調查委員們除了追究著市場對人獸行路安全、居住環境與商家生意的影響等，也謹慎評估著管制畜群通行時段的可行性、休憩欄、車站與市場三點間的合理距離，以及新舊市場增設火車站之可能性等。此外，狂牛事件所致實際影響與死傷狀況也是各方爭議重點。反搬遷者企圖壓低死亡數字，如一位議員於 1849 年國會強調七年才死兩人。當然，促遷者則企圖凸顯人命傷害，如《泰晤士日報》於 1846 年即戲劇性地報導某單日就發生了四起公牛嚴重傷人事件，也

---

<sup>122</sup> Patrick Joyce, *The Rule of Freedom*, 76.

<sup>123</sup> Hannah Velten, *Beastly London: A History of Animals in the Cit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 54-60.

<sup>124</sup>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15, 144;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21.

<sup>125</sup>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357.

強調公牛傷人之程度不輸給火車意外——此時另一項重大交安問題。

《龐趣》則強調在 1846 年一起意外中就有兩位小女孩被公牛踩死，也嘲諷地將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周遭道路比擬為西班牙鬥牛場。<sup>126</sup>搬遷法案的最有力推動者麥肯能(W. A. MacKinnon, 1784-1870)在 1849 年的國會討論中，除了數算 1845、1846 年兩名女孩之喪生公牛角 / 腳下，也轉述幾位婦人對他的叮嚀：「喔，麥肯能先生，如果你是你自己物種的朋友，看在老天爺的分上，廢除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吧！」<sup>127</sup>

以上各人群困擾，無不構成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罪狀，降低了人們對市場的容忍度。而由於史密斯菲爾德位居舊城區，周邊住商混雜且充滿狹隘巷弄，因此在都市規劃上，不論是鋪設火車新路線，或是大規模的道路重劃與建築拆除，都非可能選項。許多人擔憂，在現行條件限制下，原址「擴大」不過將「擴大困擾」，<sup>128</sup>「遷址」也就成為關切交通安全及其衍生問題的倡議方案，同樣撼動著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根基。

#### (四) 動物保護

最後，促遷群體的另一項重要關切，是動物福祉。囿於人類中心考量以及特定研究框架的不當預設，對於動物虐待的情感義憤，或是對於動物福祉的倫理考量，於史學研究中常遭偏忽。<sup>129</sup>然而，以下將

---

<sup>126</sup> Trey Philpotts, "Mad Bulls and Dead Meat: Smithfield Market as Reality and Symbol," *Dickens Studies Annual* 41 (2010): 27-29.

<sup>127</sup> *Hansard*, vol. 107, 17 July, 1849.

<sup>128</sup> Joseph Fletcher,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355.

<sup>129</sup> 英國動保史學中長久存在著對憐憫動物之情的否定。夾雜著人類中心主義式的菲薄，史家往往採用各類迂迴解釋——如病態心理展現或社會控制意圖——將之解構而非正視之。對此傾向之史學檢討，參閱 Diana Donald, *Women against Cruelty: Animal Prote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指出，對於動物虐待的關切，絕非市場爭議中的邊緣因素，相對地，它乃是多元異質之行動者賴以撼動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系統最具情緒能量與公眾影響力的理由。

在眾多行動者援以理解並批判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價值體系與論述中，屬動保思想發軔最早。英國動保思想濫觴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動保團體陸續成立。1822年，第一個動保法案通過，關切重點正是都會中的驢馬與牛羊虐待。<sup>130</sup>在接下來數十年間，憑藉福音主義之復興、中產階級的崛起，還有動保運動成功的動員策略，動物保護逐漸發展成為十九世紀重要價值，並也協同建構英人之國家文化認同。<sup>131</sup>

考察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爭議與動保運動，兩者不但同步發展，實際上，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問題正為動保運動發展初期的主打議題之一。此時幾個活躍團體，包括「皇家防止動物虐待協會」(RSPCA)、「動物之友協會」(Animals' Friend Society)、「全國動物之友協會」(National Animals' Friend Society)等，自1820年代成立後即率先處理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與周邊屠宰場中的動物虐待，除了訪查揭露，也積極從事大眾宣傳與國會遊說工作。<sup>132</sup>多團體並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駐守有稽查員，專責舉發並起訴當中的牲畜虐待。此外，皇家防止動物虐待協會副會長麥肯

---

*Britai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Chien-hui Li,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British Animal Defense Move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sup>130</sup> 法案名為《殘酷與不當對待牲畜法》(Cruel and Improper Treatment of Cattle Act)。

<sup>131</sup> 參閱 Hilda Kean, *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eaktion, 1998); Chien-hui Li,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British Animal Defense Movement*.

<sup>132</sup> 參閱 Edward G. Fairholme and Wellesley Pain, *A Century of Work for Animals* (London: John Murray, 1924), 55; "Smithfield and Abattoirs," 15-18; *The Voice of Humanity* 1 (1830-1831): 7; *The Herald of Humanity* (31 March, 1844): 2; *RSPCA Annual Reports*, 1853, 39-40.



能議員更也於國會中裡應外合，甚至擔任 1849 年國會專責調查委員會主席。是故動保運動除了堪稱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議題的首發先聲者，更也始終為其促遷重要推手。

然而，動保價值的闡揚者並不限於動保團體成員。特別是在 1840 年代，當動保價值逐漸普及於社會之時，其論者更是包含了社會不同群體。

考察四次國會調查庭記錄(1828、1847、1849、1851)，可發現市場動物虐待情事之嚴重，是眾多受傳喚市民的共同認知，也是倡議搬遷者所持主要理由之一。調查庭證人從畜商到屠夫、從醫師到工程師、從周邊商家到居民族群，皆對動物受虐狀況做出描繪乃至抨擊。細究各方敘述，亦可察見時人對動物受苦觀察之全面，涵蓋著牛羊於各物種交遇環節所受之不當對待：從徒步趕集到車船運輸、從休憩欄到市場、從入畜欄／畜圈到出畜欄／畜圈、從城市交通到屠宰過程。如一位土木工程師於國會中，除了一方面細數牛羊從市場到屠宰場所有環節所受虐待，指出無一動物得以倖免，另也建言市場規劃務必兼顧動物的休憩、飲水、進食等各方面需要，使牠們「盡可能處於最佳狀態」。<sup>133</sup>經常，證人對動物受苦的難忍之情也流露於表。如 1828 年，一位兼具畜商身分的屠夫談到他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交易三十年的經驗時提到：「我的情感經常被不斷上演的過度虐待完全淹沒，我曾經就此走開，想要緘默地承受這一切，或是隱忍地僅當個旁觀者，但這對人性幾乎是不可能的。」<sup>134</sup>這位屠夫也因之在 1820 年代就開始集結同業，推動市場擴建，期盼藉空間壓力的降低，減少動物虐待。

歷屆國會調查庭主席和委員們也鉅細靡遺地追問著活畜供應環

---

<sup>133</sup> *Second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28, 132-144.

<sup>134</sup> *Second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28, 126.

節之實際狀況，企圖評估動物於各階段的處境：乘火車與乘船而來的牲畜所受待遇分別如何？所需時間？有無飲食？一節車廂最多載幾頭牛？休憩欄至市場距離？距離長短對牲畜影響？市場中畜欄與畜圈比例？市場擁擠狀態對動物身心影響？市場應有多大面積才能避免傷害？牛羊是否承受不必要暴力？趕集人棍棒大小尺寸？棒打部位？牛羊站立時間多長？有多少因傷或瀕死而必需就地屠宰？入市場與出市場傷害比較？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與其他地區活畜市場比較？屠宰前是否餵水？屠宰程序為何？如何避免當中動物虐待？<sup>135</sup>對於迴避問題或答非所問者，委員們亦不容許含混，總是追問到底。<sup>136</sup>

或許最讓人意外的是，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中與牛羊有著直接互動關係者，即便身為肉品利益結構中的牛羊利用者，如農人、畜販、屠夫或甚至趕集人，也經常對動物本性與需求展露細緻理解與高度關注。例如，有畜商與屠夫分別從下月臺牛隻之渾身糞便汙物，推論車廂不當空間規劃致使牛隻跌倒與壓疊。<sup>137</sup>也有屠夫從牛隻傷勢新舊與部位——非位於臀骨，推論傷源為火車運輸而非市場環境。<sup>138</sup>另有畜商由牛隻於休憩欄中的癱瘓和死亡，推論在火車中可能與「腳部更有力」的牛隻混車廂並被踩踏。這位畜商由於長年見證牛隻抵達慘況並也不斷受到來自屠夫的抗議，所以如同許多動保團體一般，積極

<sup>135</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60, 352-357;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125, 132-133;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76;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202, 349, 360;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107;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3, 43;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7, 38-39, 64, 124;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134, 139, 143, 134-135.

<sup>136</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107.

<sup>137</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50;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101.

<sup>138</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101, 80, 98.

與火車公司進行協商，要求改善車廂環境並降低承載密度。<sup>139</sup>

許多關切牛羊身心狀態者，亦能細察處於不同生命階段、或以不同方式飼養之牛羊的不同身心反應與需求。例如，販售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中的牛羊，分為肥碩待宰的「肥畜」(fat stock)與等待轉賣給放牧商再養肥的「瘦畜」(lean stock)兩種。一位從業近二十年的畜商即指出，相較而言肥畜較易因辛苦航程而產生痛苦，也由其市場站立模樣推論其路上承受疲憊。<sup>140</sup>先前以放牧飼養(grass-fed)與食槽飼養(stall-fed)的牛隻，於市場中的適應狀況亦不同，前者較活潑而「易受驚嚇」(frisky)，需額外施以空間約束以使其安定。<sup>141</sup>處春天交配時期的牛隻則是較「易受驚動」(skittish)，且更容易衝撞與踢跳。<sup>142</sup>此外，也有市場收費員指出動物會因與同養群體分開而更易「煩躁」(fret)。<sup>143</sup>考量同一因素，一位畜商也指出同一個農場養大的牛隻應共置一節車廂才不易打架，也抗議趕集者無加區別地混群驅趕上車。<sup>144</sup>

此外，時人也細察動物叫聲，並由之辨識他們的身心狀態。《家常話》觀察到趕集路上，趕集人對動物不時的戳刺，總會引來陣陣鳴聲與吼叫。<sup>145</sup>市場邊的一位鞋商也判斷，動物夜半初抵市場時的叫聲如同在鄉間的自然低鳴，但是每近破曉時分，這聲音就會轉為「痛苦呻吟」(groan of suffering)，形成「可怕噪音」。<sup>146</sup>亦有人表示，這類牛羊

<sup>139</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52.

<sup>140</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45.

<sup>141</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107.

<sup>142</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51, 107.

<sup>143</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188-189.

<sup>144</sup>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49, 343.

<sup>145</sup> Richard H. Horne, "The Cattle-Road to Ruin," 325.

<sup>146</sup> *Second Report\_Select Committee*, 1828, 15.

豬的苦楚叫聲，再加上趕集人的咒罵與吼叫，乃是對一個人「聽覺器官」的「嚴厲磨難」。<sup>147</sup>一位市場邊居民也表示每到週日子夜，他總會被市場傳來的聲音驚醒，這些聲音是一連串「由重器打在活肉體上所致的不自然鈍擊聲」，而這些聲音「偶爾會被較尖銳的、打在骨頭上的聲音所取代」。他感嘆道：「還要等待多久，這寂靜的夜晚才不致被如此恐怖的聲音所侵犯，我們的睡眠，也才不會被不得已呈現於我們心靈之眼(mental eye)的受刑求動物顫抖的肉體所侵擾？」<sup>148</sup>

更多時刻，視覺則可能是人類評判動物遭遇的最主要官能。而「無法辨識」則又是農人與放牧商最大的痛心。他們經常表示，儘管一手養大，卻完全認不出那甫出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的牛羊。一位放牧商指出短短兩小時內，他先前「品質良好」的牲畜，已因「滿身汙泥和血跡而毀損變形」。<sup>149</sup>這動物入出市場後身體形貌的完全轉變，經常被用以總括性地象徵動物於市場所承受的一切身心折磨，也用以做為對市場最嚴厲的道德指控。《泰晤士日報》即數度抗議道：「悲慘可憐的動物所承受的苦是如此極致，以至於在進入這致命場所兩、三小時後，已無法為牠們的主人所辨識」；<sup>150</sup>「讓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繼續被高舉為衛生女神的神殿吧[反諷辯護者的說詞]，這不會改變當中販售公牛承受刑求的事實。牠們受刑至此，以至於在短短幾個小時內，連主人也認不出牠們。」<sup>151</sup>

---

<sup>147</sup> Robert Grant, "Principal London Markets," *Brother Jonathan: A Weekly Compend of Belles Letters and the Fine Arts* (5 March, 1842): 259.

<sup>148</sup> Londinensis,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19 January, 1849.

<sup>149</sup> *Report Select Committee*, 1849, 71.

<sup>150</sup> "Smithfield Market," *Times*, 9 January, 1849.

<sup>151</sup> (社論) *The Times*, 17 January, 1849, collected in *RSPCA Records*, vol. VI, 1842-1849, 120; (社論) *The Times*, 16 July, 1849, collected in *RSPCA Records*, vol. VI, 1842-1849, 184.

這些建立於對動物身心狀態細緻觀察的理解與情緒反映，反映出時人對於動物福祉的關切與細膩程度。不過時人動保論述亦反映出十九世紀主流動保思維的兩個主要特色：一是利用而不濫用(use but not abuse)的道德立場；二是對人類道德的同等關切。

首先，人們質疑的，並非動物利用本身，而是動物虐待。換句話說，他們並不反對肉食，也不質疑肉品供應結構的整體正當性，卻反對當中各環節「可避免的」動物虐待。是故趕集不是問題，殘酷地趕集才是；販售不是問題，殘酷地販售卻是；屠宰也不是問題，不必要地殘酷屠宰則是。這基本上就是我們今日所謂的「動物福利」而非「動物權」立場。其次，此時人們除了在意動物受苦，也憂慮人類因虐待動物而致的道德敗壞，但兩者間並無排他性，而是互為強化。<sup>152</sup>在時代對人類道德的強烈關懷下，市場中一些其它現象也因之連帶受到譴責，如趕集人的褻瀆言語、週日趕集對安息日的干擾、<sup>153</sup>市場周邊酒館的氾濫、虐待動物景象對公眾道德與孩童教育之不良影響等。

### (五) 動物能動性

最後，做為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結構中不可或缺的要角，牛羊等歷史行動者(historical agent)因其對系統的作用能力，同樣影響了系統狀態

---

<sup>152</sup> 然而，部分史家往往以對人類道德的關切，否定或取消保護動物之真實意圖，彷彿對人與對動物之關懷無法並存，參閱 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b Boddice, *A History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towards Animal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imals*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Christophe Traïni, *The Animal Rights Struggle*, 17-27.

<sup>153</sup> 也因之當時的改革提議之一為將週一市集改至週二，以避免影響安息日。

並促其最終瓦解。

在歷史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探討中，傳統多採古典觀點，以理性(rationality)、意向(intention)以及決定權的擁有與否，做為行動者的審核標準。這自我抬舉、獨厚人類的定義，再加上獨大人類的考察習慣，往往使人類成為歷史中的唯一主角以及能動性擁有者。然而，在「後人類」思維影響下，這獨厚與獨見人類的傾向已遭挑戰。人類不再被認為凌駕一切之上，而是深嵌眾物體 / 物種所交織之複雜結構，並藉由種種連結，與所有非人因素共同牽動系統變化。<sup>154</sup>在這打平後的認識論中，人類理性、意向，以及不過為眾因之果的權力，不再是歷史能動性的判定要件。相對地，那所有構成系統關係並產生作用者，不分人與物，皆可被視為「行動者」。如拉圖爾的簡明界定：那產生影響的，為行動者；「不帶來任何影響的，則不是」。<sup>155</sup>透過這重新定義，我們可以見到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這多物種繁複互動、相互賦能、彼此牽制的世界中，牛羊亦為行動者，影響了系統發展。不論能否理解整體結構目的或其自身位置，牛羊等動物的生理與智能依舊促使牠們對自身遭逢與環境做出各類回應。透過行為的、肢體的、聲音的、情緒的、肉體的各方面展現，牠們一方面於遭遇當下決定了系統運作的順暢與否，另也長期地在與前述人類價值體系的互動下，衝擊系統穩定度。

例如，牛羊與其他物種於各環節的互動，首先關鍵地影響了市場

---

<sup>154</sup> 參閱 David Gary Shaw, "The Torturer's Horse: Agency and Animals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2:4 (December 2013): 146-167; Chris Pearson, "Beyond 'Resistance': Rethinking Nonhuman Agency for a 'More-Than-Human' World,"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22:5 (September 2015): 709-725; Philip Howell, "Animals, Agency, and History,"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edited by Hilda Kean and Philip Howell (London: Routledge, 2019), 197-221.

<sup>155</sup>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153.

的順利運轉。牛羊是否一路緊隨趕集人，跋山涉水，搭車乘船，邁向倫敦？牠們是否聽命趕集人，由休憩欄走向市場？牠們能否在牧犬吠聲與肢體溝通下行動與就位？牠們是否正確解讀趕集人的暴力式溝通，做出入圈、出圈或破圈等被期待行為？牠們能否承受一切身心壓迫，等待出售並邁向屠宰場，完成其結構中任務？這一切跨物種交遇中牛羊的表現與回應，盡皆影響了系統運作。「牠」的配合與順從可以強化系統結構；反之則構成阻撓。

雖然牛羊無語，極容易使我們遺忘了牠們的結構重要性，但是正如拉圖爾所指，「意外、崩壞與罷工」往往是察見能動性的最佳時機點。在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我們正可見到，盈千累萬的牛羊在這系統中不斷的意外、崩壞與罷工，恰使牠們對結構運作產生了當下的直接衝擊。而這些行為在與時人價值體系不斷的互織交纏下，更是起著積累作用，持續撼動著市場根基。<sup>156</sup>

例如，無論是因虐待而失能、因飢渴而鳴叫、因疼痛而拒行、因暴怒而攻擊、因承傷而影響肉質、因屍身積滯而腐敗發臭等狀況，都可能製造系統障礙，或使運轉停滯、或製造人類不便與不適、或帶來經濟損失等。再加上與人類價值的連結，無論是公衛、食安、交安、動保等，這類阻礙則可能進一步發展成為「問題」，進而帶動市場變革。比方說，在與交通秩序、運輸效率、公眾安全、財產保護等價值的交遇下，「狂牛意外」無疑構成了反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最富戲劇性的因素。在時人公衛與食安知識的中介下，動物因傷而致的血瘀、因生理系統壓迫而致的肉質異常，因屍身腐敗而致的所有生物性狀態的「崩壞」，都促發了整體市場空間配置、科技裝備(如排水、供水等系統)等的眼下檢討與從長計議，為結構帶來修正的力量。此外，在日漸壯大的動保價值

---

<sup>156</sup>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81.

影響下，動物的各種「罷工」，<sup>157</sup>不論是腿蹄斷裂、久臥不起、佇立不前，或各類的抗命，都有可能化為對於動物感受與需求的進一步關切，將體制檢討帶往一個兼顧動物福祉的方向。

在這眾物種不論在物質面或符號面的相互賦能、相互仰賴也相互化成過程中，動物的身體、行為、聲音、情緒、生理等各層面展現，無疑於系統運作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缺少了牛羊，這個系統首先無法存在；沒有了牛羊的行動配合，系統也無法順利運作；缺乏了人類透過符號體系對動物回應的回應，史密斯菲爾德市場發展走向也將不同。是以在結構變遷的透析工程上，我們也不得不招喚動物、還原其歷史地位。

## 五、新市場——伊斯林頓活畜市場

在多元行動者協同促發下，1851年，國會通過《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搬遷法》(Smithfield Market Removal Act)。1855年，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吹響熄燈號，結束了其自中世紀以來的營業。取而代之地，「都會活畜市場」於2.5英里遠處，熱鬧開張。考察新市場特色，無一不是對於史密斯菲爾德市場弊病之精準回應。

論地理位置，新市場可謂四通八達、便利順暢。它位於北倫敦的兩條寬敞大道上，臨近兩個火車站——「北倫敦畜站」(North London Railway cattle station)與「大北方鐵路站」(Great Northern Railway depot)，位居八條火車線路上，市場本身並有九個入口。<sup>158</sup>

---

<sup>157</sup> 此處所說罷工，指動物對於被賦與任務的不執行，這可能是出於生理系統使然、亦可能出於思維判斷，但並不影射動物對於人類社會罷工行動之政治理解。

<sup>158</sup> "The Great Christmas Cattle Market," *London Society: An Illustrated Magazine of Light and Amusing Literature for the Hours of Relaxation* (December 1863): 538.



在內部空間上，總面積 20 公頃，為舊市場的三倍大，提供了所有物種所需空間。市場南方正中央聳立著一座高塔。高塔下方的八角建築中有市場管理辦公室、六間銀行、三間鐵路公司、一間電報公司，另也有供所有人員休憩、用餐與消費的空間。市場中佔地最大的，是牛羊豬等的休憩區與展示畜欄。休憩區位於市場邊，可供付費使用，讓遠來畜群可以就近安歇以恢復身體狀態。畜欄位於市場核心區域，可供約 3 萬 6 千頭羊、6 千 4 百頭公牛、1 千 4 百頭小牛與 9 百頭豬歇息兼展示。每頭牛有縛繫處，並以地面踢板(kicking bar)防止牛隻互闖彼此空間。<sup>159</sup>在出入設計上，設有寬敞走道，可供兩頭牛併行入欄。人畜間則有分道設計，且有充裕空間可審視牲畜狀況以利交易。交易完畢後，寬敞的畜群走道設計，讓逆向而出的牛隻亦不致干擾入欄牛隻。

市場本身以及內建的兩座公立屠宰場皆設有完善供水、排水與下水道設施。豬舍部分尚有斜坡設計，使保持地面乾燥。<sup>160</sup>為求通風，畜欄皆為開放式，只有小牛與豬隻部分因考量牠們的脆弱體質和敏感天性，建有遮蔽。

是以這新市場由交通到休憩、由展示到買賣、由疏散到屠宰等各環節設計，皆切要地回應了舊市場久遭詬病的幾項最嚴重問題。例如，遷址後的市場，不再因牛羊溢出與佔據街道而險象環生；地面血汗泥濘不再高達腳踝，引發衛生疑慮。內部空間的擴張與重組，也帶來道德意涵的轉變：「畜圈」配置已成為多餘、暴力迫使畜群就位與移動之況亦不復在、因毆打或堆疊踐踏而致傷致死狀況也順應消失。整體牛羊虐待的減少，加上休憩與買賣空間的充裕，也降低了食安隱憂與經濟損失。不

---

<sup>159</sup>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262.

<sup>160</sup> “The New Cattle-Market of London,” *The Albion. A Journal of News,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15 December, 1855): 592.

過或許唯一未如理想的，是即便蓋有兩座屠宰場，卻因屠宰業的抵制而閒置，部分畜商也仍慣用倫敦城郊的休憩欄，而非新市場所設。

在時人評論觀察中，除了小部分微詞，觀察者幾乎一面倒地好評，即連早先並不看好新市場的媒體如《家常話》亦是。<sup>161</sup>

在整體環境上，論者異口同聲讚嘆著新市場與公立屠宰場的乾淨、通風及不再壅塞，也有口皆碑地注意到先進的供水與排水設施；「一切竟是神奇地井然有序且乾淨……恰是史密斯菲爾德的反面」。<sup>162</sup>而由於市場偏北，論者多思及南來牲畜必須跋涉更遠路程，但基於市場周邊道路寬敞與鐵路運輸便利，仍肯定新市場大幅免除了交安與動虐問題。<sup>163</sup>

在動物福祉上，論者多驚艷於今昔巨大對比。儘管留意到羊欄缺水的遺憾，但多稱揚牲畜終於有了適當休憩空間和飲水，那「殘酷又可恥的奇觀」——「畜圈」，也終於消失。<sup>164</sup>趕集人儘管「受過史密斯菲爾德市場調教」，亦安分地執行勤務而不再「傷害、敲打或戳刺任何肉體」，且在屠夫清楚視線下，這「不符經濟的殘酷也不再被允許」。<sup>165</sup>至於舊市場「無止歇地毆打所製造出魔鬼般的音樂」更已成為絕響；今日牛羊儘管鳴叫，只是「帶點哀愁地彼此呼喚著」，不再發出「那讓人痛苦的

---

<sup>161</sup> W. H. Wills, "Chips. Mr. Bovington on the New Cattle-Market," *Household Words* (17 July, 1852): 423.

<sup>162</sup> Mary Cosh, *A History of Islington* (London: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2004), 298;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Once a Week* (9 December, 1865): 690.

<sup>163</sup> "The Sketcher in London: The New Cattle-Market"; "The New Cattle-Market of London," 592;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Once a Week*, 688.

<sup>164</sup> "The New Cattle-Market of London," 592.

<sup>165</sup> Samuel Sidney,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Household Words* (9 May, 1857): 453, 455.

苦楚號叫」。<sup>166</sup>最後，那危及眾多的公牛衝撞劇碼更也不再上演。

時人亦注意到，牛羊等物種處境的改變，連帶也影響了其他物種遭逢。趕集人無需再聲嘶力竭，而是揮舞棍棒即可完成任務。畜商與屠夫不必趕早抵達而可先喝杯茶，再開步前往畜欄，更不用冒險檢視牲畜。即便連牧犬經驗也大有不同，由於畜群管訓需求大減，牠們多半連同牛羊被繫於欄杆或圈於畜欄。「老道有經驗的狗」往往倦懶地舒展著肢體，貪睡一旁；年輕狗兒見到往來羊群有時閒來無聊仍不免「吠個幾聲」；部分也因現下「囚禁牛欄」之命運而不滿地吠著。這群趕集人「鷹犬」之不再為結構所需，除了被視為畜群之福，也被視為市場新空間的祥和物種道德秩序之縮影。<sup>167</sup>整體而言，這新空間中所有時人眼中不當行為的消失，讓《家常話》不禁結論道：「任何人若想要見證空間、光線與秩序的文明化影響，請讓他回想史密斯菲爾德，然後再去哥本哈根市場走一回」。<sup>168</sup>

儘管難言十全十美，但是全面設計過後的新市場，透過內外空間結構的轉變，以及供水、排水等科技運用，在眾力促成下，可謂於相當程度地將舊市場所存問題如公衛、食安、交通與動虐等，化解於無形。<sup>169</sup>不過，當然，個別趕集人的動物虐待情事仍時有所聞；十數年後當新市場周邊因迅速發展而再度壅塞時，部分交通問題也不免再

---

<sup>166</sup> “The New Cattle-Market of London,” 592.

<sup>167</sup> Samuel Sidney,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453.

<sup>168</sup> Samuel Sidney,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456. 新市場因位處哥本哈根菲爾德(Copenhagen Field)，有時亦被稱為哥本哈根市場(Copenhagen Market)。

<sup>169</sup> 這場市場改革的務實特色，似乎也呼應了史家於英國食品管控改革中所觀察到的務實主義，參閱 Chris Otter, “The Vital City.”

度浮現。<sup>170</sup>然而，整體而言，新市場幸而未再遭逢舊市場不堪負荷之發展難題。十九世紀中期之活畜貿易高峰期過後，倫敦活畜交易量只是有減無增；1890 年代，牛羊交易數量分別僅達 1850 年代的  $1/3$  與  $1/2$ 。<sup>171</sup>這始料未及的結構性轉變，使得新市場在接下來半世紀，得以從容完成其身負任務，支撐起倫敦大都會地區之活畜貿易，更也適時協助其中所有物種渡過一段活畜貿易發展上的關鍵危機時刻。<sup>172</sup>

## 六、結語

「我們必須轉變故事；故事必須轉變。」<sup>173</sup>

<sup>170</sup> 不過十九世紀中期起趕集業之沒落以及代之而起的火車與輪船運輸，亦使得多物種遭逢所引發之交通問題不再具有過往規模。除了 1866 年牛瘟傳染病爆發時，市場中的動物虐待、動物疾病與食安威脅曾經引發輿論關切，新市場未再引發公眾爭議，參閱 C. B. W., "Cruelty to Cattle," *Times*, 4 October, 1866; An Inspector Appointed by the Corporation, "Cruelty to Cattle," *Times*, 6 October, 1866; "There was a Time," *Times*, 8 October, 1866.

<sup>171</sup> 新市場於 1850 年代之牛羊年交易頭數與史密斯菲爾德市場歇業前夕雷同，約為 30 萬與 150 萬；此數字於此後不久逐年降低，至 1890 年代，已降至 10 萬與 70 萬。1840 年代鐵路交通興建所帶動的國內溫體肉運輸、1860 年代起冷藏技術發展所帶動的進口冷藏 / 冷凍肉品運輸，以及 1878 年起所有進口活畜必須於港口屠宰之防疫規範，皆為倫敦活畜交易量大減之因，並也降低了市場承載量，參閱 Derrick Rixson, *The History of Meat Trading* (Nottingham: Notting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338; Geoffrey Channon, "The Aberdeenshire Beef Trade with London: A Study in Steamship and Railway Competition 1850-69," *Transport History* 2:1 (March 1969): 1-24; James Troubridge Critchell and Joseph Raymond, *A History of the Frozen Meat Trad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12).

<sup>172</sup> 至二十世紀初，市場貿易量已因貿易額之大幅縮減，改發展出古玩與百貨市集。

<sup>173</sup> 斜體強調來自原作者，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40.

透過這聚焦於多物種遭逢之敘事框架，本研究獲得諸多意外發現。

首先，在跳脫傳統歷史敘事之「單物種性」之後，我們發現，十九世紀的史密斯菲爾德市場不但是個名符其實的多物種遭逢場域，其爭議之眾多癥結也正源於其間繁複物種糾纏。其次，十九世紀人們不但識明並也力圖回應其中衍生危機，如環境衛生、食品品質、交通安全、動物虐待等。在公衛、食安、交通與動保等價值以及動物行動者的共同影響下，人們更也透過市場空間的重新布署，在歷史條件限制下，務實地尋找了一個符合多物種利益的解決方案。在考察結構的鞏固與鬆動力量後，我們更可發現，動物身體對時人來說，並非是其意圖「排除」對象本身，而是於其倫理與衛生觀念下，有待細察、回應、處理與照顧之對象；其所尋求的，亦非單純人類利益，而是一個擁抱多物種需求與利益的權宜之計。

面對搬遷後的市場，一名十九世紀觀察者曾評論道：

史密斯菲爾德系統是個自成一格的相連整體。鋪路、欄杆、獸圈、汙泥與穢物、趕集人、狗、畜商、屠夫、銀行員、酒館、詛咒、毆打、噪音、混亂——所有這一切都是這複合體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已死。唯其中優良部分獲致了復甦，在一個更好的地點、提供更好的服務。至於其他，當史密斯菲爾德死去，系統也隨之死亡。<sup>174</sup>

十九世紀人們所思所尋，或許遠比我們想像得更為單純，卻也更為複雜。他們所預想的，顯然並非一個「身體」與「動物」退出都會的宏大歷史目標。但是他們卻意識到倫敦肉品供應結構之做為複雜整體及其中相互牽連的廣泛元素——動物的、科技的、物質的、符號的、身

---

<sup>174</sup> George Dodd, *The Food of London*, 250.

體的、聲音的、情緒的。正視其生存處境，他們亦務實地「與麻煩共存」，透過空間的再結構，轉變肉品供應體系中人類與其他物種彼此遭遇模式，盡力去除對人類傷害，也大幅降低動物虐待。其所求不多也不少，但在這並不特別遠大的追求中，他們迎向了其生存世界之多物種性，也務實地尋得一個解決模式。

如此視之，無論後人是否認同其考量與解決方案，英帝國首都這場歷史性搬遷所帶給我們的，似乎不再必然是個黑色寓言。相反地，它甚至可以是個正面歷史典範，一個嚴肅迎向生命多物種性的歷史範例。面對人類世多物種共存危機，十九世紀人們的多物種關連察見能力與共存嘗試，似乎正是我們所迫切需要。如《求生於受傷地球之技藝》(*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所呼籲：「我們的持續生存，迫使我们必須學習如何於所處[多物種]交纏中生與死」。<sup>175</sup>不過，當然，「有些故事幫助我們察覺，有些卻反倒妨礙」。<sup>176</sup>期待這個轉變後的故事，在揭露歷史複雜性之同時，亦能伴隨我們一同迎向未來挑戰。

(本文於 2020 年 2 月 16 日收稿；2020 年 6 月 16 日通過刊登)

\*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俾使本文得以免於疏漏與考量不周之處。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 MOST 108-2410-H-006-018-MY2 部分研究成果。

---

<sup>175</sup> Anna Tsing, et al, "Introduction: Bodies Tumbled into Bodies," in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of the Anthropocene*, edited by Anna Tsing, Heather Swanson, Elaine Gan, and Nils Buband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M4.

<sup>176</sup> Anna Tsing, et al. "Introduction: Bodies Tumbled into Bodies," M8.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一) 政府檔案

*Hansard*, <https://hansard.parliament.uk/>. Accessed March 20, 2020.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ithfie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1847.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London.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ithfie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1849.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London.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Smithfield Market;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endix, and Index*, 1851.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London.

*Second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ate of Smithfield Market*, 1828. London Metropolitan Archives, London.

#### (二) 動保團體檔案

*RSPCA Annual Reports*, RSPCA Archives, Horsham.

*RSPCA Records*, RSPCA Archives, Horsham.

#### (三) 報紙

*The Observer*, Manchester.

*The Times*, London.

#### (四) 其它出版品

- Anonymous. *Cursory Remarks on the Evil Tendency of Unrestrained Cruelty; Particularly on that Practised in Smithfield Market*. London: Harvey and Darton, 1823.
- Anonymous. *Thoughts on the Established Church and the Puseyite Clergymen*. London: Effingham Wilson, 1845.
- Bull, John. *An Enquiry into the Present State of Smithfield Cattle Market, and the Dead Meat Markets of the Metropolis*. London: James Ridgway, 1848.
- Clericus. *The Question of Smithfield Market Fully Considered*. London: W. Clark, 1837.
- Critchell, James Troubridge and Joseph Raymond. *A History of the Frozen Meat Trade*. London: Constable & Co., 1912.
- Dickens, Charles and W. H. Wills. "The Heart of Mid-London." *Household Words* (4 May, 1850): 121-125.
- Dixon, Mr. "Song in Favour of Smithfield." *Punch* 16 (1849): 88.
- Dodd, George. *The Food of London*.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6.
- Fletcher, Joseph. "Statistical Account of the Markets of Londo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10:4 (November 1847): 345-360.
- Grant, Robert. "Principal London Markets." *Brother Jonathan: A Weekly Compend of Belles Letters and the Fine Arts* (5 March, 1842): 259.
- "The Great Christmas Cattle Market." *London Society: An Illustrated Magazine of Light and Amusing Literature for the Hours of Relaxation* (December 1863): 534-538.
- The Herald of Humanity* (31 March, 1844): 2.
- Horne, Richard H. "The Cattle-Road to Ruin." *Household Words* (29 June, 1850): 325-330.
-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Once a Week* (9 December, 1865): 688-692.
- "Miscellaneous. Smithfield Market." *The New England Farmer, and Horticultural Register* (13 March, 1839): 288.
- "The New Cattle-Market of London." *The Albion. A Journal of News,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15 December, 1855): 592-593.
- Samuel, Sidney. "The Metropolitan Cattle Market." *Household Words* (9 May, 1857): 452-456.



- “The Sketcher in London: The New Cattle-Market.” *The Leisure Hour* (21 February, 1856): 123.
- “Smithfield.” *The Leisure Hour* (16 March, 1854): 174.
- “Smithfield and Abattoirs.” *The Animals’ Friend* 2 (1834): 15-18.
- The Voice of Humanity* 1 (1830-1831): 7.
- Wills, W. H. “Chips. Mr. Bovington on the New Cattle-Market.” *Household Words* (17 July, 1852): 422-423.

## 二、近人論著

- Allen, Michelle. *Cleansing the City: Sanitary Geographies in Victorian London*. Athen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Allen-Emerson, Michelle.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Sanitary Reform in Victorian Britain*. Volume 1, Medicine and Sanitary Science. Edited by Tina Young Cho, vii-xix.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 Atkins, Peter.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2.
- Boddice, Rob. *A History of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towards Animals i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nimals*.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8.
- Braidotti, Ros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2013.
- Channon, Geoffrey. “The Aberdeenshire Beef Trade with London: A Study in Steamship and Railway Competition 1850-69.” *Transport History* 2:1 (March 1969): 1-24.
- Clark, Adele and Donna Haraway, *Making Kin Not Population*.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18.
- Cosh, Mary. *A History of Islington*. London: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2004.
- Davison, Graeme. “The City as a Natural System: Theories of Urban Society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 Edited by Derek Fraser and Anthony Sutcliffe, 349-370.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 Donald, Diana. “‘Beastly Sights’: The Treatment of Animals as a Moral Theme in Representations of London c. 1820-1851.” In *The Metropolis and Its Image: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for London, c. 1750-1950*. Edited by Dana Arnold, 48-78. Oxford: Blackwell, 1999.
- Donald, Diana. *Women against Cruelty: Animal Protec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Manchester: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 Fairholme, Edward G. and Wellesley Pain. *A Century of Work for Animals*. London: John Murray, 1924.
- Forshaw, Alec and Theo Bergstrom. *Smithfield: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Fakenham Press, 1980.
- Fudge, Erica. "A Left-Handed Blow: Writing the History of Animals." In *Representing Animals*. Edited by Nigel Rothfels, 3-1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eier, Ted. *Meat Markets: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Bloody Lond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7.
- Gilbert, P. K. *The Citizen's Body: Desire, Health and the Social in Victorian England*. Columbus, Ohio: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Gillespie, Kathryn and Rosemary-Claire Collard, eds. *Critical Animal Geographies: Politics, Intersections, and Hierarchies in a Multispecies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15.
- Grusin, Richard, ed. *The Nonhuman Tur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 Hamlin, Christopher. "Introduction." In *Sanitary Reform in Victorian Britain*. Vol. 2, Sanitary Reform in the Provinces. Edited by Christopher Hamlin, vii-xiii.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 Hamlin, Christopher. "Providence and Putrefaction: Victorian Sanitarians and the Natural Theology of Health and Disease." *Victorian Studies* 28:3 (Spring 1985): 384-411.
- Haraway, Donna.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 Haraway, Donna.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 © \_Meets\_OncoMouseTM: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18, 2nd ed.
- 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Haraway, Donna.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 Haraway, Donna and Cary Wolfe. "Companions in Conversion." In *Manifestly Haraway*. By Donna Haraway, 199-296.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 Horne, Thomas. *A Treatise on the Choice, Buying, and General Management of Live Stock*. London: B. Crosby and Co., 1810.
- Howe, Anthony. "Free Trade and Its Enemies." In *The Victorian World*. Edited by Martin Hewitt, 108-124. London: Routledge, 2012.
- Howell, Philip. "Animals, Agency, and History."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Animal-Human History*. Edited by Hilda Kean and Philip Howell, 197-221. London: Routledge, 2019.

- Ito, Iakashi. "Loc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sibilit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In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Edited by Peter Atkins, 189-204. Farnham: Ashgate, 2012.
- Joyce, Patrick. *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 London: Verso, 2003.
- Kean, Hilda. *Animal Rights: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Britain since 1800*. London: Reaktion, 1998.
- Latour, Bruno. "The Power of Association."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hn Law, 264-2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atour, Bruno.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Hemel Hempstead: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3.
- Law, Joh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Material Semiotics." In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Edited by Bryan S. Turner, 141-155. Oxford: Blackwell, 2009.
- Laxton, Paul. "This Nefarious Traffic: Livestock and Public Health in Mid-Victorian Edinburgh." In *Animal Cities: Beastly Urban Histories*. Edited by Peter Atkins, 107-171. Farnham: Ashgate, 2012.
- Li, Chien-hui.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First Wave of the British Animal Defense Movem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MacLachlan, Ian. "A Bloody Offal Nuisance: The Persistence of Private Slaughter-Hou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London." *Urban History* 32:4 (August 2007): 227-254.
- McDonnell, Jennifer. "Dickens and Animal Studie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arles Dickens*. Edited by John Jordan, Robert L. Patten, and Catherine Waters, 550-56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Metcalfe, Robyn. *Meat, Commerce and the City: The London Food Market, 1800-1855*.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12.
- Miltenberger, Scott A. "Viewing the Anthrozootic City: Humans, Domesticated Animals, and the Making of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New York." In *The Historical Animal*. Edited by Susan Nance, 261-271.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Ronald D. Morrison. "Dickens, Household Words, and the Smithfield Controversy at the Tim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In *Animal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ontexts for Criticism*. Edited by Laurence W. Mazzeno and Ronald D. Morrison, 41-64.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 Mort, Frank. *Dangerous Sexualities: Medico-Moral Politics in England since 1830*. London: Routledge, 2000.
- Nance, Susan, ed. *The Historical Anima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 Otter, Chris. *The Victorian Ey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ight and Vision in Britain, 1800-191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Otter, Chris. "The Vital City: Public Analysis, Dairies and Slaughterhouse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ultural Geographies* 13 (October 2006): 517-537.
- Pearson, Chris. "Beyond 'Resistance': Rethinking Nonhuman Agency for a 'More-Than-Human' World."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22:5 (September 2015): 709-725.
- Pearson, Susan J. and Mary Weismantel. "Does 'the Animal' Exist? 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Life with Animals." In *Beastly Natures: Animals, Hum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Edited by Dorothee Brantz, 17-37.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0.
- Perren, Richard. *Taste, Trade and Techn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eat Industry since 1840*. Aldershot: Ashgate, 2006.
- Perren, Richard. *The Meat Trade in Britain, 1840-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 Philo, Chris.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In *Animals and Society: Critical Concep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II,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on Human-Animal Interactions. Edited by Rhoda Wilkie and David Inglis, 185-220. London: Routledge, 2007.
- Philo, Chris. "Animals, Geography, and the City: Notes on Inclusions and Exclusions." In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Edited by Jennifer Wolch and Jody Emel, 51-71. London: Verso, 1998.
- Philpotts, Trey. "Mad Bulls and Dead Meat: Smithfield Market as Reality and Symbol." *Dickens Studies Annual* 41 (2010): 25-44.
- Porter, Roy. "What is Diseas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cine*. Edited by Roy Porter, 71-1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reece, Rod, ed. *William Youatt. The Obligation and Extent of Humanity to Brutes* (1839).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2003.
- Rixson, Derrick. *The History of Meat Trading*. Nottingham: Nottingham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obin, Libby and Will Steffen. "History for the Anthropocene." *History Compass* 5:5 (July 2007): 1694-1719.
- Sabloff, Annabelle. *Reordering the Natural World: Humans and Animals in the City*. Toronto:

-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 Schmiechen, James and Kenneth Carls. *The British Market Hall: A Social and Architec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haw, David Gary. "The Torturer's Horse: Agency and Animals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2:4 (December 2013): 146-167.
- Sheppard, Francis. *London: A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Tønnessen, Morten, Kristin Armstrong Oma, and Silver Rattasepp, eds. *Thinking about Animals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Lexington, 2016.
- Toulson, Shirley. *The Drovers*. Oxford: Shire Publications, 2005.
- Traini, Christophe. *The Animal Rights Struggle: An Essay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Leiden: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6.
- Trentmann, Frank. *Free Trade Nation: Commerce, Consumption, and Civil Society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Tsing, Anna, et al. "Introduction: Bodies Tumbled into Bodies." In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of the Anthropocene*. Edited by Anna Tsing, Heather Swanson, Elaine Gan, and Nils Bubandt, M1-M12.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 Tsing, Anna, Heather Swanson, Elaine Gan, and Nils Bubandt, eds. *Arts of Living on a Damaged Planet: Ghosts of the Anthropoce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7.
- Turner, James.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 Velten, Hannah. *Beastly London: A History of Animals in the Cit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3.
- Waddington, Kei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Europe since 1500*.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 Wells, Andrew. "Antisocial Animals in the British Atlantic World: Liminality and Nuisance in Glasgow and New York City, 1660-1760." In *Animal History in the Modern City: Exploring Liminality*. Edited by Clemens Wischermann, Aline Steinbrecher and Philip Howell, 55-74.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9.
- Wohl, Anthony S. *Endangered Lives: Public Health in Victorian Britain*.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83.
- Wolch, Jennifer and Jody Emel, eds. *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s*. London: Verso, 1998.

Wolfe, Cary. *What is Posthuma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Worboys, Michael. *Spreading Germs: Disease Theories and Medical Practice in Britain, 1865-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 Tale of Multi-Species Encounters in Mid-Victorian London: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Smithfield Livestock Market**

Chien-hui Li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1855, as a result of decades of controversies, the Smithfield Livestock Market, which was at that time the largest livestock market in the world, was moved from the site that it had occupied in the historic center of London since the Middle Ages to Islington in North London. Taking on board post-humanist critiques of anthropocentrism, this study re-examines the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 relocation of Smithfield Market employing a multi-species lens and places the experience of animals center-stage. It argues that the historical relocation of the market stemmed from the multi-species nature of the Smithfield system, just as its solution pivoted upon multi-species considerations. By focusing on the actual encounters of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such as cattle, sheep, shepherd dogs, drovers, butchers, local residents, horses, etc., at each stage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livestock supply system, it first demonstrates how these connections constituted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of all of the animal species operating within it. It next examines the factors that impacted on the material-semiotic workings of the system and led to the eventual re-assemblage of the market in

Islington, including the actions of interest groups, the agency of nonhuman animals, as well as the discourses on free trade, public health, food safety, urban planning, and animal protection. This study does not see the removal and re-assemblage of the market as an attempt to “exclude” nonhuman animals from the metropolis and thereby ignore their interests, as some studies in the past seem to suggest. Instead, it attends to the historical multi-species contingency and regards the removal controversies as serious attempts on the part of Victorians to learn to cope with multi-species co-existence and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all species. It is hoped that this retelling of the story of the Smithfield removal will not only revive the complex historical reality of multi-species entanglements that people once lived in and confronted, but also serve as a vital resource for enlarging our capacity to live in the times of multi-species urgency in the Anthropocene.

**Keywords:** Smithfield Livestock Market, animal history, multi-species narrative, farm animal welfare, Victorian London